

道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五



經部三十五

四書類一

論語孟子舊各爲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  
其編爲四書自宋淳熙始其懸爲合甲則自元  
延祐復科舉始古來無是名也然二戴所錄曲  
禮檀弓諸篇非一人之書迨立名曰禮記禮記  
遂爲一家卽王逸所錄屈原宋玉諸篇漢志均  
謂之賦迨立名曰楚詞楚詞亦遂爲一家元邱

四書類一  
葵周禮補亡序稱聖朝以六經取士則當時固以四書爲一經前創後因久則爲律是固難以一說拘矣今從明史藝文志例別立四書一門亦所謂禮以義起也朱彞尊經義考於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二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凡說大學中庸者皆附於禮類蓋欲以不去餽羊畧存古義然朱子書行五百載矣趙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元明以來之所解則皆自四書分出者耳明史併入四書蓋循其實今亦不

復強析其名焉

孟子正義十四卷

內府藏本

漢趙岐註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珪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迹具後漢書本傳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

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事迹具宋史本傳是註卽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漢儒註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註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元之註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予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

貶謂之污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甯戚扣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註或問於岐說不甚掊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益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曠拾遺錄據李善文選註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

至也知今本經文及注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  
奭音義所音岐注亦多不相應語詳孟子音義條下蓋已非

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設科也註稱孟子曰

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為子字今本乃作夫

子又萬子曰句註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為子字今

本乃作萬章是又註文未改而經文誤刊者矣孫

奭之疏朱子語錄謂邵武士人所假託蔡季通識

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

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

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

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

正義亦不云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

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語錄謂其

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

說至岐註好用古事為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註

謂非禮之禮若趙質娶妻而長拜之非義之義若

藉交報讐此誠不得其出典案藉交報讐似謂藉

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交也疑不能明謹附識於此 至於單豹養其內而

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則弁陋太甚朱彞  
 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  
 稱史記今考註以尾生為不虞之譽以陳不瞻為  
 求全之毀疏亦並稱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  
 瞻事實見說苑案說苑作陳不占 皆史記所無如 盖古字同音假借  
 斯之類益影撰無稽矣以久列學官姑仍舊本錄  
 之爾

論語義疏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魏何晏註梁皇侃疏書前有奏進論語集解序題

光祿大夫關內侯孫邕光祿大夫鄭冲散騎常侍  
 中領軍安鄉亭侯曹羲侍中荀顗尚書駙馬都尉  
 關內侯何晏五人之名晉書載鄭冲與孫邕何晏  
 曹羲荀顗等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義有不  
 安輒改易之名集解亦兼稱五人今本乃獨稱何  
 晏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學而第一下題集解二  
 字註曰一本作何晏集解又序錄曰何晏集孔安  
 國包咸周氏馬氏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  
 下已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為主

云云是獨題晏名其來久已殆晏以親貴總領其事歟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羲沛國譙人魏宗室子顛字景倩荀彧之子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何進之孫何咸之子也侃梁書作侃盖字異文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武帝時官國子助教尋拜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大同十一年卒事迹具梁書儒林傳傳稱所撰禮記義五十卷論語義十卷禮記義久佚此書宋國史志中興書目晁公武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皆

尚著錄國史志稱侃疏雖有鄙近然博極羣言補諸書之未至爲後學所宗盖是時講學之風尚未甚熾儒者說經亦尚未盡廢古義故史臣之論云爾迨乾淳以後講學家門戶日堅羽翼日衆剷除異已惟恐有一字之遺遂無復稱引之者而陳氏書錄解題亦遂不著錄知其佚在南宋時矣惟唐時舊本流傳存於海外康熙九年日本國山井鼎等作七經孟子考文自稱其國有是書然中國無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今恭逢我

皇上右文稽古經籍道昌乃發其光於鯨波鮫室之中  
藉海舶而登秘閣殆若有神物撝訶存漢晉經學  
之一綫俾待

聖世而復顯者其應運而來信有非偶然者矣據中興  
書目稱侃以何晏集解去取為疏十卷又列晉衛  
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厚蔡溪李充孫綽  
周懷范甯王珉等十三人爵里於前云此十三家  
是江熙所集其解釋於何集案何集二字不甚可  
解蓋何氏集解之省  
文今姑仍無妨者引取以廣異聞此本之前列十  
原本錄之

三人爵里數與中興書目合惟江厚作江淳蔡溪  
作蔡系周懷作周壤殆傳寫異文歟其經文與今  
本亦多異同如舉一隅句下有而示之三字頗為  
冗贅然與文獻通考所引石經論語合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亦與錢  
曾讀書敏求記所引高麗古本合其疏文與余蕭  
容古經解鈎沉所引雖字句或有小異而大旨悉  
合知其確為古本不出依託觀古文孝經孔安國  
傳鮑氏知不足齋刻本信以為真而七經孟子考



文乃自言其僞則彼國於授受源流分明有考可據以爲信也至臨之以莊則敬作臨民之以莊則敬七經孟子考文亦疑其民字爲悞衍然謹守古本而不敢改知彼國遞相傳寫偶然訛舛或有之亦未嘗有所竄易矣至何氏集解異同尤夥雖其中以包氏爲苞氏以陳恒爲陳桓之類不可據者有之而勝於明刻監本者亦復不少尤可以旁資考證也

論語正義二十卷

內府藏本

魏何晏註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中擢九經及第官至禮部尚書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咸平二年詔昺改定舊疏頒列學官至今承用而傳刻頗訛集解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題曰某氏皇侃義疏則均題其名案奏進序中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侃疏亦曰何集註皆呼人名惟包獨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與序文合知今本爲後來刊板之省文然周氏與周生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本之有別考邢昺疏中

亦載皇侃何氏諱咸之語其疏記其姓名句則云  
註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  
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是曷所見之本已惟題姓故  
有是曲說七經孟子考文稱其國皇侃義疏本爲  
唐代所傳是亦一證矣其文與皇疏所載亦異同  
不一大抵互有長短如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  
章皇疏有王肅註一條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  
章皇疏有何晏註一條今本皆無觀顧炎武之石  
經考以石經儀禮校監板或併經文全節漏落則

今本集解傳刻佚脫蓋所不免然蔡邕石經論語  
於而在蕭牆之內句兩本並存見於隸釋陸德明  
經典釋文於諸本同異亦皆並存蓋唐以前經師  
授受各守專門雖經文亦不能畫一無論註文固  
不必以此改彼亦不必以彼改此今仍從今本錄  
之所以各存其舊也曷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  
卷蓋後人依論語篇第析之晁公武讀書志稱其  
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今觀其書大  
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傳以義理漢學宋學茲其

轉關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說出而是疏又微故中興書目曰其書於章句訓詁名物之際詳矣蓋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後講學諸儒得沿溯以窺其奧祭先河而後海亦何可以後來居上遂盡廢其功乎

論語筆解二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舊本題唐韓愈李翱同注中間所注以韓曰李曰為別考張籍集祭韓愈詩有論語未訖注手跡今微茫句邵博聞見後錄遂引為論語注未成之證

而李漢作韓愈集序則稱有論語註十卷與籍詩異王楙野客叢書又引為已成之證晁公武讀書志稱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氏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是論語注外別出筆解矣新唐書藝文志載愈論語注十卷亦無筆解惟鄭樵通志著錄二卷與今本同意其書出於北宋之末然唐李匡乂宣宗大中時人也所作資暇集一條云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為晝字言其繪晝寢室今人罕知其

由咸以爲韓文公所訓解又一條云傷人乎不問  
馬今亦謂韓文公讀不爲否然則大中之前已有  
此本未可謂爲宋人僞撰且晝寢一條今本有之  
廐焚一條今本不載使作僞者剽掇此文不應兩  
條相連摭其一而遺其一又未可謂因此依託也  
以意推之疑愈注論語時或先於簡端有所記錄  
翱亦間相討論附書其間迨書成之後後人得其  
稿本採注中所未載者別錄爲二卷行之如程子  
有易傳而遺書之中又別有論易諸條朱子有詩

傳而朱鑑又爲詩傳遺說之例題曰筆解明非所  
自編也其今本或有或無者則由王存以前世無  
刊本傳寫或有異同邵博所稱三月字作音一條  
王楙所見本亦無之則諸本互異之明證矣王存  
本今未見魏仲舉刻韓文五百家注以此書附末  
今傳本亦稀此本爲明范欽從許勃本傳刻前載  
勃序仍稱筆解論語一十卷疑字誤也又趙希弁  
讀書附志曰其間翱曰者李習之也明舊本愈不  
著名而翱所說則題名以別之此本改稱韓曰李

曰亦非其舊矣

孟子音義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孫奭撰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於羣經皆有音義獨缺孟子奭奉勅校定趙岐注因刊正唐張鎰孟子音義及丁公注孟子手音二書兼引陸善經孟子注以成此書其序文前半與世傳奭孟子正義序同蓋正義偽序卽緣此序而點竄也書中所釋稱一遵趙註而以今本校之多不相符如梁惠王篇上曰集穆曰太平曰譎篇下曰恂曰無墮曰夫

將公孫丑篇上曰介者篇下曰素餐曰藉道曰危行曰食功滕文公篇上曰景行曰論語曰力行近仁曰師知篇下曰素餐曰涅曰跽躓曰周公仰思離婁篇上曰踣曰恐栗曰三省曰而錯曰桐子篇下曰不比曰由天曰風諭曰見幾曰好言曰伎曰之行曰行其曰五伯曰辟害曰跌曰汗萬章篇上曰百行曰舍小篇下曰沮溺曰景行曰伊發有莘告子篇上曰長義曰好下曰幾成篇下曰雨雪曰濂濂曰見現曰或折盡心篇上曰遠之曰下賤曰

金文... 卷三十三 四書類  
邪辟曰辟若曰蟠辟曰論之曰脊曰柚梓曰和寡  
篇下曰遠禍曰惡殺曰舍生日爲之曰造曰臧否  
曰自遺曰子率曰剖其末曰孟子篇叙曰其行曰  
當期曰括凡六十有九條皆今本注文所無惟孟  
子注之單行者世有傳鈔宋本尚可稽考僞正義  
刪改其文非復趙岐原書故與音義不相應也因  
是書可以證岐注之舊並可以證奭疏之僞則其  
有功典籍亦不細矣

案宋禮部韻畧所附條式自元祐中卽以論

語孟子試士是當時已尊爲經而晁氏讀書  
志孟子仍列儒家至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  
語同入經部蓋宋尊孟子始王安石元祐諸  
人務與作難故司馬光疑孟晁說之詆孟作  
焉非攻孟子攻安石也白璵湛淵靜語所記  
言之頗詳晁公武不列於經猶說之之家學  
耳陳振孫雖改晁氏之例列之於經然其立  
說乃以程子爲詞則亦非尊孟子仍尊程子  
而已矣考趙岐孟子題詞漢文帝時已以論

語孝經孟子同置博士而孫奭是編實大中  
 祥符間奉勅校刊孟子所修然則表章之功  
 在漢為文帝在宋為真宗訓釋之功在漢為  
 趙岐在宋為奭固不始於王安石亦不始於  
 程子紛紛門戶之愛憎皆逐其末也

論語拾遺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蘇轍撰轍有詩傳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少  
 年為論語畧解其兄軾謫黃州時撰論語說取所  
 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間居潁川與其孫籀等講

論語因取軾說之未安者重為此書軾書宋志作  
 四卷文獻通考作十卷今未見傳本莫詳孰是其  
 說亦不可復考此書所補凡二十七章其以思無  
 邪為無思以從心不踰矩為無心頗涉禪理以苟  
 志於仁矣無惡也為有愛而無惡亦冤親平等之  
 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為雖死而不亂尤去來自  
 如之義蓋眉山之學本雜出於二氏故也其顯駁  
 軾說者凡三條請討陳恒一章軾以為能克田氏  
 則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張公室轍則

以爲雖知其無益而欲明君臣之義子見南子及  
齊歸女樂二章軾以爲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  
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轍則以爲諸侯之如衛靈公  
者多不可盡去齊間孔子魯君大夫已受其餌孔  
子不去則坐受其禍泰伯至德一章軾以爲泰伯  
不居其名故亂不作魯隱宋宣取其名是以皆被  
其禍轍則以爲魯之禍始於攝宋之禍成於好戰  
皆非讓之過其說皆較軾爲長他如以剛毅木訥  
與巧言令色相證以六蔽章之不好學與入孝出

弟章之學文互勘亦頗有所發明歷來著錄今亦  
存備一家焉

孟子解一卷

江蘓巡撫  
採進本

宋蘓轍撰舊本首題頴濱遺老字乃其晚歲退居  
之號以陳振孫書錄解題考之實少年作也凡二  
十四章一章謂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以爲利  
二章謂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藪澤與民共之  
三章謂小大貴賤其命無不出於天故曰畏天樂  
天四章引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畜君爲好君五章



謂浩然之氣即子思之所謂誠六章論養氣在學而待其自至七章論知言曰知其所以病八章以克已復禮解射者正已九章論貢之未善由先王草創之初故未能周密十章論陳仲子之廉病在使天下之人無可同立之人十六章論孔子以微罪行爲上以免君下以免我十八章論事天立命十九章論順受其正二十章論進銳退速二十四章論擴充仁義立義皆醇正不支二十章以周官八議駁竊負而逃二十三章以司馬懿楊堅得

天下言仁不必論得失亦自有所見惟十一章謂學聖不如學道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以孔子之論性難孟子之論性十五章以智屬夷惠力屬孔子十七章以貞而不亮難君子不亮二十一章以形色天性爲強飾於外皆未免駁雜蓋瑕瑜互見之書也然較其晚年著述純入佛老者則謹嚴多矣

論語全解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陳祥道撰祥道有禮書已著錄晁公武讀書志

云王介甫論語注子雱口義其徒陳用之解紹聖後皆行於場屋爲當時所重又引或人言謂用之書乃鄒浩所著托之用之攷宋史藝文志別有鄒浩論語解義十卷則浩所著原自爲一書並未托之祥道疑或人所言爲誤此本有祥道自序首題門人章粹校勘而每卷皆標曰重慶陳用之真本入經論語全解未詳其義豈爾時嘗以是本爲經義通用之書故云然耶祥道長於三禮之學所作禮書世多稱其精博故詮釋論語亦於禮制最爲

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則引鄉飲酒之義以明之解師冕見章則引禮待瞽者如老者之義以明之雖未必盡合經意而旁引曲證頗爲有見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則云冀多良馬稱驥瀘水之黑稱盧蔡出寶龜稱蔡於關雎之亂章則云治汙謂之汙治弊謂之弊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此類俱不免創立別解而連類引伸亦多有裨於考證惟其學術本宗信王氏故往往雜據莊子之說以作證佐殊非解經之體以其間徵引詳核可

取者多故不以一青掩焉

孟子傳二十九卷

內府藏本

宋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授鎮東軍僉判歷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忤秦檜誣以謗訕謫居南安軍檜死起知温州丐祠歸卒贈太師崇國公諡文忠事迹具宋史本傳宋史藝文志載九成孟子拾遺一卷今附載橫浦集中文獻通考載九成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經義考注云

未見此本爲南宋舊槧實作孟子傳不作孟子解又盡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則亦不止十四卷蓋通考傳寫誤也九成之學出於楊時又喜與僧宗杲遊故不免襍於釋氏所作心傳日新二錄大抵以禪機詁儒理故朱子作襍學辨頗議其非惟註是書則以當時馮休作刪孟子李觀作常語司馬光作疑孟晁說之作詆孟鄭厚叔作藝圃折衷皆以排斥孟子爲事故特發明義利經權之辨著孟子尊王賤霸有大功撥亂反正有

大用每一章為解一篇主於闡揚宏旨不主於箋  
詁文句是以曲折縱橫全如論體又辨治法者多  
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無由旁涉於空  
寂在九成諸著作中此為最醇至於草芥寇讐之  
說謂人君當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觀其眸  
子之說謂瞭與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論其明暗又  
必有孟子之學識而後能分其邪正尤能得文外  
微旨王若虛滄南老人集有孟子辨惑一卷其自  
述有曰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

善地而已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足  
道也蘓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及細  
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  
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為護諱不  
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叔輩之  
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  
置而不能措口云云蓋於諸家註中獨許九成而  
尚有所未盡慊不知行仁政而王之類文義分明  
九成非不能解特以孟子之意欲拯當日之戰爭

九成之解則欲防後世之僭亂雖郢書燕說於世道不爲無益至於湯武放伐任人食色闕其所疑正足見立說之不苟是固不足爲九成病也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隱文建安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是書卷數與今本合朱彝尊經義考僅云附載朱子全集中而條下註闕字蓋自明中葉以後已無完本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凡辨司馬光疑孟者十一條附史劄一條辨李觀常語者十

七條鄭厚叔藝圃折衷者十條續辨則辨王充論衡刺孟者十條辨蘇軾論語說者八條此後又有原孟三篇總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辨及續辨別錄之名亦釐然具有條理蓋猶完書今約略篇頁以尊孟辨爲三卷續辨爲二卷別錄爲一卷冠原序於前而繫朱子讀余氏尊孟辨說於後首尾完具復還舊觀亦可謂久湮復顯之秘帙矣考朱子集中有與劉共父書稱允文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恐引惹方氏復來生事令陳吳二婦

作狀經府告之則允文蓋武斷於鄉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雜識載晁說之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則允文此書其亦窺伺意旨迎合風氣而作非真能闢邪衛道者歟然當羣疑蠡起之日能別白是非而定一尊於經籍不為無功但就其書而觀固卓然不磨之論也

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

句一卷

通行本

宋朱子撰案論語自漢文帝時立博士孟子據趙岐題詞文帝時亦嘗立博士以其旋罷故史不載中庸說二篇見漢書藝文志戴顓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見隋書經籍志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然書錄解題載司馬光有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閩諸儒始為表章特其論說之詳自二程始定著四書之名則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學次論語

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爲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不必定復其舊也大學古本爲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顛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註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謂之集註猶何晏註論語袁八家之說稱集解也惟晏註皆標其姓朱子則或標或不標例稍殊焉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同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並

用舊文所特創者不過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外旣於理無害又於學者不爲無裨何必分門角逐歟中庸雖不從鄭注而實較鄭注爲精密蓋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各有當况鄭注之善者如戒愼乎其所未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尤不必定執古義相爭也論語孟子亦頗取古註如論語瑚璉一條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註與春

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為疑不知瑚璉用包咸註曹  
交用趙岐註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墻數仞  
註七尺曰仞掘井九仞註八尺曰仞論者尤以為  
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註八尺亦趙岐註也是知  
鎔鑄羣言非出私見苟不詳考所出固未可槩目  
以師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於四書其判析  
疑似辨別毫釐實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讀其書  
者要當於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明以來攻朱子者  
務摭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

回護之是均門戶之見烏識朱子著書之意乎

四書或問三十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書章句集註復以諸家之  
說紛錯不一因設為問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  
此書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  
四卷其書非一時所著中庸或問原與輯畧俱附  
章句之末論語孟子則各自為書其合為一帙蓋  
後來坊賈所併也中間大學或問用力最久故朱  
子答潘恭叔問嘗自稱諸書修得一過大學所改



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中庸或問則朱子平日頗不自愜語類載游某問中庸編集如何曰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又載朱子以中庸或問授黃螢云亦未有滿意處如評論程子諸子說處尚多拗云云是其意猶以爲未盡安也至論孟或問則與集註及語類之說往往多所牴牾後人或遂執或問以疑集註不知集註屢經修改至老未已而或問則無暇重編故年譜稱

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又晦菴集中有與潘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云云可見異同之迹卽朱子亦不諱言並錄存之其與集註合者可曉然於折衷衆說之由其與集註不合者亦可知朱子當日原多未定之論未可於語錄文集偶摘數語卽據爲不刊之典矣

論子孟精義三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朱子撰初朱子於隆興元年輯諸家說論語者爲要義其本不傳後九年爲乾道壬辰因復取二程張子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說蒼粹條疏名之曰論孟精義而自爲之序時朱子年四十三後刻板於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義晦菴集中有書論語孟子要義序後曰熹頃年編次此書鏤板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旣加補塞又得毘陵周氏說四篇

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旣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畧之不同也屬熹書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云是其事也後又改名曰集義見於年譜今世刊本仍稱精義蓋從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有綱領一篇不入卷數朱子初集是書蓋本程氏之學以發揮經旨其後採攝菁華撰成集註中間異同疑似當加剖析者又別著之於或問似此書乃已

棄之糟粕然考諸語錄乃謂讀論語須將精義看  
又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  
記於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又似  
不以集註廢此書者故今亦仍錄存之焉

中庸輯畧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石塾編朱子刪定塾字子重號克齋新昌人紹  
興十五年進士官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軍中庸  
爲禮記第三十一篇孔穎達疏引鄭元目錄云此  
於別錄屬通論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顏師

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子思  
之作是書本以闡天人之奧漢儒以無所附麗編  
之禮記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師古  
以爲非本禮經也梁武帝嘗作義疏見於隋志然  
其書不傳迨有宋諸儒研求性道始定爲傳心之  
要而論說亦遂日詳故塾輯是編斷自周子二程  
子張子而益以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  
尹焞之說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爲作序極稱  
其謹密詳審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

章句因重爲刪定更名輯畧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觀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稱既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別爲或問以附其後云云據此則是編及或問皆當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其後章句孤行而是編漸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呂信卿始從唐順之得宋槧舊本刻之毘陵凡先儒論說見於或問所駁者多所芟節如第九章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之說楊氏有能斯有爲之說第十一

章游氏離人立於獨未發有念之說多竟從刪薙不復存其說於此書至如第一章內所引程子答蘇季明之次章或問中亦力斥其記錄失真而原文乃仍載書中或爲失於刊削或爲別有取義則其故不可得詳矣

石鼓論語問答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是書卷首有寶慶元年許復道序稱淳熙丙子丁未間溪領石鼓書院山長與湘中諸生集所聞而爲此

書朱子嘗一見之以為近道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與序相符其書詮釋義理持論醇正而考據間有疎舛如解緇衣羔裘節先加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說本於崔靈恩不為無據然詩羔裘篇孔疏謂王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註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之下卽以錦衣為裼卽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蓋未之深考又解吉月必

朝服而朝節謂王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不必依鄭註改端為冕蓋稱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說亦據樂記端冕而聽古樂鄭註端為元衣孔疏端為元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稱端也然王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與下文元端而居對舉見異故朝日元冕卽不得通稱元端此鄭所以夾冕之誤為端溪亦失考也然訓詁義理說經者向別兩家各有所長未可偏廢溪能研究經意闡發微言於學者不為無補正不必以名物典

故相繩矣

論語意原二卷

浙江吳玉  
壩家藏本

宋鄭汝諧撰汝諧有東谷易翼傳已著錄是編前有自序稱二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論語之義顯謂諸公有功於論語則可謂論語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予於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既斷以已說復附以諸公之說期歸於當而已又稱初鈔板於贛於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鈔

於池陽則汝諧此書凡再易稿亦可謂刻意研求矣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論語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尚別有一書適與同名然振孫載詩總聞訛為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題則確為王質之書疑所載者即汝諧此書偶未考其名也真德秀序稱其學出於伊洛然所說頗與朱子集註異如以衛靈公問陳非不可對乃有託而行以子賤為人沉默簡重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備一解至以使民戰栗為魯哀公之

語以見善如不及二節連下齊景公伯夷叔齊爲一章則太奇矣案錢時四書管見亦以見善如不及章與下章連合爲一然綜其大致則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稱其言雖異於先儒而未嘗不合義理之正朱子亦曰贛州所刊論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中間畧看亦有好處是朱子亦不以其異已爲嫌也

癸巳論語解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張栻撰其書成於乾道九年是年歲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論語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栻商

訂此書之語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以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悉仍舊稿似乎斷斷不合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爲順反覆辨論至於二百餘言而後作論語集註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栻說相同蓋講學之家於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不肯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勝迨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復

同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者也  
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共相  
商榷之言未可以是以爲栻病且二十三條之外栻  
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渙然冰釋始異而  
終同者更不必執文集舊稿以朱子之說相難矣

癸巳孟子說七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張栻撰是書亦成於乾道癸巳於王霸之辨義  
利之分言之最明白序稱歲在戊子綴所見爲孟  
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

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  
刪正之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蓋其由左司  
員外郎出知嚴州退而居家時作也栻之出也以  
諫除張說爲執政故是編於臧倉沮孟子及王驩  
爲輔行兩章皆微有寄托於時事至於解交鄰章  
云所謂畏天者亦豈但事大國而無所爲也蓋未  
嘗委於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啟王業者太王也  
養民訓兵卒殄寇讐者句踐也末及周平王惟不  
怒驪山之事故東周卒以不振其辭感憤亦爲南



金匱要略卷之三十三 四書類一  
渡而發然皆推闡經義之所有與胡安國春秋傳  
務於借事抒義而多失筆削之旨者固有殊焉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袁甫撰甫字廣微鄞縣人寶文閣直學士燮之  
子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  
兵部尚書諡正肅事迹具宋史本傳史稱所著有  
孟子解今未見傳本殆已亡佚此書散見永樂大  
典中而史志顧未之及惟朱彝尊經義考有甫所  
撰中庸詳說二卷註云已佚或卽是書之別名歟

其書備列經文逐節訓解蓋平日錄以授門弟子  
者中間委曲推闡往往言之不足而重言以申之  
其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則出於陸九淵故立說多  
與九淵相合如講語大語小一節云包羅天地該  
括事物天下不能載者惟君子能載之而天下又  
何以載幽通鬼神微入毫髮天下不能破者惟君  
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卽象山語錄所云  
天下莫能載者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天  
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

之說也其講自誠明一節云誠不可傳可傳者明  
明卽性也不在誠外也此卽象山語錄所云誠則  
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之說也其他  
宗旨大都不出於此雖主持過當或不免恟怛無  
歸要其心得之處未嘗不自成一家謹依經排輯  
釐爲四卷以存金溪之學派至其甚謬於理者則  
於書中別加案語考正其誤以杜狂禪恣肆之漸  
焉

四書集編二十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  
中詞科紹定中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直學士提  
舉萬壽觀卒諡文忠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此書惟  
大學一卷中庸一卷爲德秀所手定大學章句序  
後有題記一行稱寶慶三年八月丁卯後學真德  
秀編於學易齋者其成書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  
惟稱大學中庸而云論語孟子集註雖已點校集  
編則未成咸淳九年案原本作咸寧九年  
宋無此年號今改正劉才序  
始稱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

庭聞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樸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採摭者因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月閱月而刊成云是論語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劉承以德秀遺書補輯成之者也朱子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爲四書其章句多出新意其集註參取舊文而亦多與先儒異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見或問語類文集中不能一

一載也而或問語類文集又多一時未定之說與門人記錄失真之處故先後異同重複顛舛讀者往往病焉是編博采朱子之說以相發明復附已見以折衷訛異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稱有銓擇刊潤之功殆非虛語趙順孫四書纂疏備列德秀所著諸書而不載其目蓋至宋末始刊其出最晚順孫未之見也自是以後踵而作者汗牛充棟然其學皆不及德秀故其書亦終不及焉

孟子集疏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蔡模撰模字仲覺號覺軒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杭之兄也趙順孫四書纂疏載模所著有大學演說論語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書存據卷末杭後序稱沈嘗以論語孟子集注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呂諸賢門人高第往復問答語如朱子所謂蒐輯襍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脉分明宗旨端的未及編次而卒模乃與杭商榷以成此書皆備列朱子集註原文而發明其義故曰集疏言如注之

有疏也然賈孔諸疏循文闡衍章句不遺此則或佐証注義或旁推餘意不盡一一比附又謹守一家之說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徵大抵於諸說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訂惟不得於心一條致疑於語錄集註之不同以爲未及改正效死而民勿去一條引語錄謂註中義字當改經字而已又是乃仁術一條集註以術爲法之巧模則引蔡氏之說曰樂記註術所由也又曰術猶道也此言仁術恐是仁心所發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條集註以簡潔爲

兩河模則引爾雅九河以簡潔爲一謂書傳與集

註少異書傳實經先師晚年所訂正當以爲定

朱案

子訂正書傳僅及大禹謨之半此模委曲回護之言不足爲據又仁之端也集註

訓端爲緒蔡元定則訓端爲尾亦兩存之蓋他說

與師說異則舍他說從師說師說與祖父說異則

又不得不舍師說以從祖父之說此亦人情之至

也然杭序稱始事於嘉熙己亥至丙午尙未敢脫

藁其簡汰頗爲不苟故所取甚約而大義已皆賅

括迥異後來鈔撮朱子之說務以繁富相尙者亦

可知其淵源有自知之確故擇之精矣

論語集說十三卷

內府藏本

宋蔡節撰節永嘉人始末未詳惟書首淳祐五年

進表結銜稱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右承旨末

有淳祐丙午文學掾姜文龍跋卽進書之次年也

其例於全用一家者則獨書姓名於參用一兩家

者則各註本語之下襍用衆說者則疊書姓名於

末潤色以己意者則曰本某氏皆謂之曰集或附

已說於後則別曰節謂節自爲說者謂之曰釋其

互相發明之說則夾註其下其推闡旁意之說則低一字書之是時朱子之說已行故大旨率從集

註其間偶有異同者如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為

之改容更貌攻乎異端謂攻為攻擊害為反貽吾

道之害案此鄭汝諧之說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謂知魯

之僭禘則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難治無所取材謂

無所取桴材案此鄭元之說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謂美色

尚不足以免禍惟口才乃可免不圖為樂之至於

斯也謂韶本揖讓之樂今乃至於齊國案此亦鄭汝諧之說

五十以學易謂夫子是時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

鄉童子一章不作錯簡不至於穀謂三年不能至

於善則所學已難乎有得沒階趨進謂進當作退

雖疏食菜羹瓜祭謂瓜為如字以祭字屬下句三

嗅而作謂嗅當作嘆案此徐積之說冉有退朝謂朝為從

季氏至魯君之朝不恒其德一節謂別為一章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謂為子路之言有馬者借人

乘之謂卽史之闕文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連上為

一章案此鄭汝諧錢時二家之說太師摯適齊一章謂魯君荒

於女樂故樂官散去其中惟太師摯一章可備一  
說餘皆牽強穿鑿蓋朱子於註易註詩誠不免有  
所遺議至於論語集註則平生精力具在於斯其  
說較他家爲確務與立異反至於不中理也然出  
入者不過此數條其餘則皆詮釋簡明詞約理該  
終非胡炳文等所可及焉

中庸指歸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學發微一卷大學本

旨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新喻人咸淳中舉進士

第三仕至軍器少監國子司業宋亡不仕閒居三  
十年以終立武官撫州時校文舉吳澄充貢士故  
澄誌其墓自稱曰門人又稱立武官秘省時闕官  
書愛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門新喻謝尚書仕夷陵  
常傳其學將由謝澍程以嗣其傳故言大學中庸  
等書間與世所崇尚者異義蓋中庸之學傳自程  
子後諸弟子各述師說門徑遂岐游酢楊時之說  
爲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說以中爲性以庸爲  
道亦云程子晚年之定論立武中庸指歸皆闡此

旨至其中庸分章則以天命之謂性以下爲一章  
仲尼曰以下爲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爲三  
章道不遠人以下爲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  
爲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以下爲六章鬼神之  
爲德以下爲七章哀公問政以下爲八章誠者天  
之道也以下爲九章惟天下至誠以下爲十章誠  
者自成以下爲十一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爲十  
二章仲尼祖述堯舜以下爲十三章惟天下至聖  
以下爲十四章詩曰衣錦尚絅以下爲十五章皆

發明郭氏之旨所言亦具有條理其大學則發微  
一卷謂曾子傳道在一貫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  
之良大旨以止至善爲歸而以誠意爲要本旨一  
卷仍用古本皆以爲曾子之書不分經傳而以所  
稱曾子爲曾皙之言要其歸宿與程朱亦未相牴  
牾異乎王守仁等借古本以伸已說者也惟其謂  
中庸大學皆通於易列圖立說絲連繩貫而排之  
則未免務爲高論耳此四書本合編前有大德八  
年趙秉政序其先中庸後大學蓋亦從禮記原次



此本從今本四書之序移大學於中庸前而以秉政之序介於四書之間殊失本旨今釐正之還其舊第焉

四書纂疏二十六卷 內府藏本

宋趙順孫撰順孫字格菴括蒼人考黃潛集有順孫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為之說其微詞與旨散見於門人所訛錄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集以為纂疏蓋公父少傅魏公雷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

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則順孫距朱子三傳矣故是書備引朱子之說以翼章句集註所旁引者惟黃幹輔廣陳淳陳孔碩蔡淵蔡沈葉味道胡泳陳植潘柄黃士毅真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為朱子之學者不旁涉也鄧文原作胡炳文四書通序頗病順孫此書之冗濫炳文亦頗摘其失然經師所述體例各殊註者詞尚簡明疏者義存曲證順孫書以疏為名而自序云陪穎達公彥後則固疏體矣繁而不殺於理亦宜文原殆未考孔賈以

來之舊式故少見而多怪歟

大學疏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書考註已著錄履祥籍隸蘭溪於王柏爲同郡故受業於王柏然栢之學詆毀聖經乖方殊甚履祥則謹嚴篤實猶有朱子之遺初朱子定大學章句復作或問以申明之其後章句屢改而或問不復改故前後牴牾學者猶有所疑履祥因隨其章第作疏義以暢其旨並作指義一篇以括其要柳貫嘗爲之序朱彝尊經義考

於二書皆注未見但據一齋書目著於錄此本爲金氏裔孫所刊蓋出於彝尊經義考之後然僅存此疏義一卷其指義及貫序則並佚之矣書中依文銓解多所闡發蓋仁宗延祐以前尚未復科舉之制儒者多爲明經計不爲程試計故其言切實與後來時文講義異也

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後有自跋謂古書之有註者必有疏論孟考證卽集註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

義之詳明者亦不敢贅但用經典釋文之列表其  
疑難者疏之其書於朱子未定之說但折衷歸一  
於事跡典故辨訂尤多蓋集註以發明理道爲主  
於此類率沿襲舊文未遑詳核故履祥拾遺補闕  
以彌縫其隙於朱子深爲有功惟其自稱此書不  
無微悟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  
賊則殊不可訓夫經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  
公義論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補正者果  
是雖他人亦不失爲忠臣使所補正者或非雖弟

子門人亦不免爲讒賊何以履祥則可他人則必  
不可此宋元間門戶之見非篤論也其中如辨論  
語註公孫枝云案左傳當作公孫拔集註或傳寫  
之誤辨孟子註許行神農之言史遷所謂農家者  
流云史記六家無農家漢書藝文志九流之中乃  
有農家皆爲典確至於辨公劉后稷之曾孫一條  
謂公劉避桀居邠去后稷世遠非其曾孫不知古  
人凡遠祖多稱高祖左傳郟子稱我高祖少皞是  
也凡遠孫多稱曾孫左傳蒯賁稱曾孫蒯賁敢昭

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類則注不誤而履祥反  
誤亦未盡確當不移然其旁引曲證不苟異亦不  
苟同視胡炳文輩拘墟迴護知有註而不知有經  
者則相去遠矣書凡一十七卷首有許謙序後有  
呂遲刊書跋猶為舊本朱彝尊經義考稱一齋書  
目作二卷註曰未見蓋沿襲之誤不足據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

經部三十六

四書類二

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元劉因撰因字夢吉號靜修容城人世祖至元十  
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再以集  
賢學士徵不起事迹具元史本傳朱子為四書集  
注凡諸人問答與集注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  
而卒後盧孝孫取語類文集所說輯為四書集義

凡一百卷讀者頗病其繁冗因乃擇其指要刪其  
複雜勒成是書張萱內閣書目作三十五卷一齋  
書目則作三十卷考蘇天爵作因墓誌亦稱是書  
三十卷則萱所記誤矣此本僅存二十八卷至孟  
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後並久缺佚已非完帙然  
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則流傳頗罕亦元人遺  
笈之僅存者不以殘缺病也其書芟削浮詞標舉  
要領使朱子之說不惑於多岐蘇天爵以簡嚴粹  
精稱之良非虛美蓋因潛心義理所得頗深故去

取分明如別白黑較徒博尊朱之名不問已定未  
定之說片言隻字無不奉若球圖者固不同矣

四書辨疑十五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稱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  
隔纔百五六十一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則元初人  
所撰矣蘇天爵熙行狀云國初有傳朱子四書  
集注至北方者淳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爲說非  
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是書多引  
王若虛說殆寧晉陳天祥書也朱彝尊經義考曰

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峯胡氏偃師陳氏黃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成甫長文並浙人雲峯一宗朱子其為偃師陳氏之書無疑所說當矣其曰偃師者元史稱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寧晉家洛陽嘗居偃師南山故也天爵又謂安熙為書以辨之其後天祥深悔而焚其書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張大其師學所言未足據也凡大學十五條論語一百七十三條孟子一百七十四條中庸十三條其中如駁湯盤非沐浴之盤謂盤乃淺器難容

沐浴是未考禮喪大記鄭注有盤長二尺深三尺之文頗為踈舛又多移易經文以就已說亦未見必然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義非苟為門戶之爭說春秋者三傳並存說詩者四家互異古來訓詁原不專主一人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書以資參考也

讀四書叢說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許謙撰謙有詩集傳名物鈔已著錄案元史本傳謙讀四書章句集注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

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辭約意廣讀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黃潛作謙墓誌亦稱是書敦繹義理惟務平實所載卷數與本傳相同明錢溥秘閣書目尚有四書叢說四冊至朱彝尊經義考則但據一齋書目編入其名而註云未見蓋久在若存若亡間矣此本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闕亦非完書然約計所存猶有十之五六卽益以

所闕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數殆後來已有所合併歟書中發揮義理皆言簡義該或有難曉則爲圖以明之務使無所疑滯而後已其於訓詁名物亦頗考証有足補章句所未備於朱子一家之學可謂有所發明矣

四書通二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義通釋已著錄是編以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真子四書集成皆闡朱子之緒論而尚有與朱子相戾者因重爲刊削附以

已說以成此書凡朱子以前之說嫌於補朱子之遺皆斥不錄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僅十四家二書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則皆恪守考亭之學者也大抵合於經義與否非其所論惟以合於註意與否定其是非雖堅持門戶未免偏主一家然觀其凡例於顏淵好學章哀樂哀懼一字之筆誤亦必辨明於爲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深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先後之差亦悉加考正其於一家之學

用心亦勤且密矣章句集註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蔡模集疏間有所註亦不甚詳是書尚一一載其名字頗足以資訂證然如集註以有婦人焉爲邑姜所引劉侍讀曰者卽劉敞七經小傳之說也炳文獨遺漏不載蓋敞在北宋閉戶窮經不入伊洛之派講學之家惡其不相攀附遂無復道其姓名者故朱子雖引之而炳文不知其誰也是亦各尊所聞之一驗矣

四書通證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張存中撰存中字德庸新安人初胡炳文作四

書通詳義理而略名物存中因排纂舊說成此書

以附其後故名曰四書通證炳文為之序稱北方

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証

緱山各瑛金人薛壽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刪冗從

簡去非取是又曰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

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推之甚至今核其書

引經數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論語夏曰瑚商曰璉

一條承包氏之誤者乃不引禮記以証之又時見

曰會眾類曰同與周禮本文小異蓋宋代諱殷故

改殷為眾乃但引周禮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

皆不免有所回護不知朱子之學在明聖道之正

傳區區訓詁之間固不必為之諱也孟子與楚將

昭陽戰亡其七邑一條存中謂史記作八邑未詳

孰是不知司馬貞史記索隱明注史記古本作七

邑是朱子稱七邑乃據古本原非謬誤存中持疑

不決亦失於考核又如三讓引吳越春秋泛及雜

說而於歷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鑑亦非根

本之學然大概徵引詳明於人人習讀不察者一  
一具標出處可省檢閱之煩於學者亦不爲無補  
矣

四書疑節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  
應星序又有彭元龍序二篇應星元龍序皆稱俊  
翁獨立武序作雋翁蓋傳寫字異也其仕履無可  
考立武序稱以重吾榜應星序亦稱奕奕魁文知  
嘗首舉於鄉矣立武應星序及元龍前一序並側

注經史疑義字元龍後一序又側注四書經疑字  
而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四書疑節互相參錯考  
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疑以經史發策因取  
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蓋待問集者其總名經  
史疑義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今經史疑義已佚  
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惟疑節之名不甚可解卷  
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時有所刪節故改  
題曰節歟朱彝尊經義考中載之註曰未見此本  
猶從元板傳鈔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爲題

或似異而實同或似同而實異或闡義理或用考証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蓋當時之體如是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闕不能下一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讀書管見已著錄是編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謂其已佚此本為明范欽天一閣舊抄尚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脫一頁第八卷中脫一頁無從校補則亦僅存之笈矣其書以四書

同異參互比較各設問答以明之蓋延祐科舉經義之外有經疑此與袁俊翁書皆程試之式也其間辨別疑似頗有發明非經義之循題衍說可以影響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猶篤志於研經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案此題見日知錄蓋猶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之法遂廢錄此二書猶可以見宋元以來明經取

士之舊制也

四書纂箋二十八卷

內府藏本

元詹道傳撰道傳臨川人其始末未詳是書略仿古經箋疏之體取朱子四書章句集註或問正其音讀考其名物度數各注於本句之下亦間釋朱子所引之成語如真積力久出荀子勸學篇孝子愛日出揚子孝至篇皆爲證其出處其所援引亦間有牴牾如論語夏瑚商璉朱子本引包咸舊注案咸注久佚此據何晏集解所引道傳旣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

璉殷之六瑚辨其異同而復謂夏日瑚商曰璉本於爾雅釋器今檢校爾雅實無此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又此書於朱子所引諸儒皆詳其名字里居而孟子盡心章引陳氏厭於嫡母之說實陳耆卿孟子記蒙中語耆卿字壽老臨海人見葉適水心集此獨失載亦未免有所疎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猶元儒之務實學者與張存中四書通證相較固猶在其上矣

四書通旨六卷

內府藏本

元朱公遷撰公遷有詩傳疏義已著錄是編取四書之文條分縷析以類相從凡爲九十八門每門之中又以語意相近者聯綴列之而一一辨別異同各以右明某義云云標立言之宗旨蓋昔程子嘗以此法教學者而公遷推廣其意以成是書其間門目旣多間涉冗碎故朱彝尊經義考謂讀者微嫌其繁又如樊遲請學稼不過局於末業乃列之於異端門與許行同譏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門與處士

一例亦頗傷躓駁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門弟子子思孟子諸門以人隸事體近類書尤爲無所發明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學問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詳其次序使讀者因此證彼渙然水釋要非融會貫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所引諸家之說獨稱饒魯爲饒子其淵源蓋可知矣明正統中何英作詩傳疏義序稱永樂乙酉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則是書行世在疏義之前顧明以來說四書者罕見徵引近通志堂經解始刊行之

蓋久微而復出也句下間列異同如喜怒哀樂一條謂右以體言而注亦曰以性言字允執其中一條謂右以用言而注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書者參校諸本所附非公遷之舊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四書管窺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璣温州平陽人據所作管窺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卽元亡之年計其人當已入明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編見於秘閣書目者五

冊楊士奇東里集則稱有四冊刻板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傳故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此本乃毛晉汲古閣舊抄大學中庸孟子尚全惟論語闕先進篇以下蓋傳寫有所佚脫然量其篇頁釐而析之已成八卷經義考乃作五卷或誤以五冊爲五卷歟其書引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真子四書集成胡炳文四書通許謙四書叢說陳櫟四書發明及饒氏張氏諸說取其與集注異

同者各加論辨於下諸說之自相矛盾者亦爲條列而釐訂之凡三十年而後成於朱子之學頗有所闡發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說亦最夥其間有偶然問答未及審核者有後來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真者故文集語錄之內異同矛盾不一而足卽四書章句集注與或問亦時有牴牾原書具在可一一覆按也當時門人編次旣不敢有所別擇後來讀朱子書者遂一字一句奉爲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真僞

與年月之先後但執所見一條卽據以詆排衆論紛紜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爲尊信者所淆矣夫載寶而朝論南宮者有故越竟乃免惜趙盾者原誣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異况於朱門弟子斷不及七十二賢又安能據其所傳漫無釐正伯璿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而因但爲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別白昔朱子嘗憾孔門諸子留家語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歟

大學中庸集說啟蒙二卷 內府藏本

元景星撰星號訥菴餘姚人據卷末宣德九年錢時跋稱得禮部侍郎蔣驥寫本驥跋題庚辰歲當爲建文元年驥爲星之門人則星元末人也前有星自序標題爲學庸集說啟蒙而序中實曰四書集說啟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書驥跋稱訥菴先師用功於四書十年去取諸說而爲此書大學已有刊本而語孟中庸則未刊跋稱得驥中庸寫本謄校刊梓然則星本全注四書驥

先刊其大學時續刊其中庸而語孟則已佚通志堂刻經解病其不完併序文標題改之耳其書發揮頗簡切大學聖經章句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句注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於字句亦復不苟又傳之二章注盤邵氏謂恐是盥類之盤傳之四章注備引程子饒魯吳澄之說中庸三十二章注引鄱陽李氏之說皆與章句異同亦非胡炳文等堅持門戶者比蓋猶能自抒心得者也書上闌附載細字如大學傳之五章載矩堂董氏之說中庸



第一章載饒魯之說亦與章句有出入據錢時跋稱增魯齋批點勿軒標題以便初習則時益以許衡熊禾二人之語非星本書也其孰為衡語孰為禾語刊板一同今則不可辨別矣

四書大全三十六卷 通行本

明永樂十三年翰林學士胡廣等奉敕撰成祖御製序文頒行天下二百餘年尊為取士之制者也其書因元倪士毅四書輯釋稍加點竄顧炎武日知錄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

集注之後黃氏有論語通釋其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於真氏祝氏仿之為附錄後有蔡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纂疏吳氏四書集成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作四書發明胡氏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 案定宇陳櫟之別號 合二書為一頗有

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永樂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云云於是書本末言之悉矣考士毅撰有作義要訣一卷附刻陳悅道書義斷

法之末今尚有傳本蓋頗講科舉之學者其作輯釋殆亦爲經義而設故廣等以夙所誦習剽剗成編歟初與五經大全並頒然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爲重故五經率皆度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惟四書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烟海皆是編爲之濫觴蓋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特錄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資考鏡焉

四書蒙引十五卷別附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其作此書初已有藁本而遺失乃追憶舊聞更加綴錄久而復得原藁以兩本相校重複過半又有前後異同未歸畫一者欲刪正而未暇乃題爲蒙引初藁以明其非定說虛齋集有是書序述其始末頗詳嘉靖中武進莊煦參校二藁刊削冗複十去三四輯成一書而刊之書末又別附一冊則煦與學錄王升商推訂定之語也清人品端粹學術亦醇此書雖爲科舉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時文不得不爾至其體

認真切闡發深至猶有宋人講經講學之遺未可  
以體近講章遂視爲揣摩弋獲之書也

四書因問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編皆記其門  
人質問四書之語大學中庸各一卷論語孟子各  
二卷然其中稱柟爲先生又先生字或跳行似乎  
非柟自作卷首有門人魏廷萱等校刊字當卽廷  
萱等所記也其書大學從古本次序中庸亦從古  
本分章所說多因四書之義推而證諸躬行見諸

實事如因講八佾舞於庭章而指在座門人衣服  
華靡者曰此便是僭之類皆開示親切不徒爲訓  
詁空談柟文集佶屈聱牙純爲僞體而其解四書  
平正篤實乃如此蓋其文章染李夢陽之派而學  
問則宗法薛瑄二事淵源各別故一人而如出兩  
手也

問辨錄十卷

副都御史黃  
登賢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此編取朱子四  
書章句集注疑義逐條辨駁其論大學謂新民卽

明德中事不應分之為三綱領不知經文三在字顯然並列安能不區別為三又論賢賢易色一章謂人能如是必其務學之至覺生質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亦未深體抑揚語意如斯之類皆不免有意推求至如伊川謂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則謂節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謂孔子之責臧文仲正以其賢而責之備如斯之類則皆確有所見足以備參考而廣見聞鄭汝諧論語意原頗與朱子異同而朱子於汝諧之說反有

所取朱子作周易本義與程傳亦有異同世未嘗以是病朱子拱之是編亦可以如是觀矣

論語類考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皆考證論語名物典故分十八門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朱子以後解四書者如真德秀蔡節諸家主於發明義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論語孟子集注考證後有杜瑛語孟旁通薛引年四書引證張存中四書通證詹道傳四書纂箋始考究典故以發明

經義今杜薛之書不傳惟金氏張氏詹氏書尙傳於世三人皆篤信朱子然金氏於集注之承用舊文偶失駁正者必一一辨析張氏詹氏皆於舛誤之處諱而不言其用意則小異士元此書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注不爲苟同每條必先列舊說而蒐討諸書互相參訂皆以元案二字別之凡一切杜撰浮談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稱有若字子有之類悉爲糾正較明代諸家之書殊有根柢特以專考論語不備四書故不及應旂書之盛傳實則

有過之無不及也

孟子雜記四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陳士元撰自宋熙寧以前孟子僅列於儒家史記以孟子荀卿合傳寥寥十數語於所歷鄒滕任薛魯宋之事畧不一書至朱子綱目始於適魏之齊大書特書明聖賢之去就而編年之體亦不能詳述一人之始末明薛應旂撰四書人物考始采摭他書以爲補傳而應旂不長於考證舛漏頗多士元嗣輯此書第一卷叙孟子事迹後三卷發明

孟子之言名以傳記實則經解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謹嚴有體不為泛濫之危言若趙岐注義以尾生抱柱不去證不虞之譽以陳不瞻失氣而死證求全之毀槩為刪薙與所作論語類考均為有裨於經義故今特附之四書類焉

學庸正說三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趙南星撰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以忤魏忠賢削籍謫戍崇禎初追諡忠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凡大學一

卷中庸二卷每節衍為口義逐句闡發而又以不盡之意附載於後雖體例近乎講章然詞旨醇正詮釋詳明其說大學不從姚江之知本而仍從朱子之格物併補傳一章亦為訓解其說中庸不以無聲無臭虛論性天而始終歸本於慎獨皆確然守先儒之舊蓋南星為一代名臣端方勁直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為趨避故其說經亦不以流俗好尚為是非雖平生不以講學名而所見篤實過於講學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論語商二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周宗建撰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巡按湖廣爲魏忠賢所害崇禎初追贈太僕寺卿諡忠毅事迹具明史本傳此書乃其授徒湖州之時與諸生所講論也宗建剛方正直屹然獨立而其學則沿姚江之末派乃頗近於禪如云人心之樂非情非趣非思非爲虛中之影水中之相如斯之類殆似宗門語錄然如講素絢章謂後人求深反淺在當時夫子子夏不過隨境

觸悟非子夏欲抹煞禮亦非夫子不重禮講顏淵問爲邦云夫子畧指大意非只執定數件其言皆簡要明通足釋訓詁之膠轕且其人與日月爭光則其書亦自足不朽小小疵瑕不足累之此固不與講學之家爭一句一字之出入也

論語學案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鈔已著錄宗周講學以慎獨爲宗故其解爲政以德及朝聞道章首揭此旨其傳雖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其解多聞

擇善多見而識章有云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予謂聰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窮於聰明而聞見啓焉今必以聞見爲外而欲墮明黜聰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墮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其鍼砭良知之末流最爲深切其解性相近章謂氣質還他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雖與朱子之說稍異然亦頗分明不苟蓋宗周此書直抒已見其論不無純駁然要皆抒所實得非剽竊釋

氏以說儒書自矜爲無上義諦者也其解見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錯過義理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旣屋甘蹈首陽之一餓可謂大節嚼然不負其言矣與其爲孫承澤又何如爲宗周乎

四書留書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章世純撰世純字大力臨川人天啓辛酉舉人官至柳州府知府聞流寇陷京師悲憤而卒明史文苑傳附見艾南英傳中所著總名曰留書此其



說四書者六卷又別有內集一卷乃所著子書散集一卷乃所作筆記明史藝文志總題曰留書入之儒家類中然說四書六卷之前有天啓丁卯世純自序後有世純自作四書留書跋皆言詮釋四書之意不及其他其書分章抒論體例類劉敞春秋意林但做不標經文此標某章某章耳解經家本有此體入之子書殊非其類今割其內集散集別著錄而說四書者入經部存其實也世純與艾南英羅萬藻陳際泰號臨川四家悉以制藝名一時而世純運思尤銳其詁釋四書往往於文字之外標舉精義發前人所未發不規規於訓詁而未嘗如講良知者至於混濛以自恣揚雄所謂好深湛之思者世純有焉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康熙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自朱子定著四書由元明以至

國朝懸爲程試之令甲家絃戶誦幾以爲習見無奇實則內聖外王之道備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

六經六經之精要括於論語而曾子子思孟子遞  
衍其緒故論語始於言學終於堯舜湯武之政尊  
美屏惡之訓大學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  
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孟子  
始於義利之辨終於堯舜以來之道統聖賢立言  
大旨灼然可見蓋千古帝王之樞要不僅經生章  
句之業也我

聖祖仁皇帝初年訪落卽以  
經筵講義

親定是編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爲治之本詞近而旨遠  
語約而道宏

聖德神功所爲契洙泗之傳而繼唐虞之軌者蓋胥肇於  
此矣

四書近指二十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有周易大旨己著錄是編於四  
子之書挈其要領統論大指間引先儒之說以證  
異同然旨意不無偶偏如云聖人之訓無非是學  
此論最確乃兩論逐章皆牽合學字至謂道千乘

之國章敬信節用時使皆時習事大學聖經章所  
論本末先後以明德須在民上明修身須在天下  
國家上修又云格物無傳是大學最精微處以物  
不可得而名無往非物卽無往非格朱子所謂窮  
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學數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  
明之病蓋奇逢之學兼採朱陸而大本主於窮則  
勵行出則經世故其說如此雖不一一皆合於經  
義而讀其書者知反身以求實行實用於學者亦  
不爲無益也

孟子師說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篇以  
其師劉宗周於論語有學案於大學有統義於中  
庸有慎獨義獨於孟子無成書乃述其平日所聞  
著爲是書以補所未備其曰師說者仿趙汸述黃  
澤春秋之學題曰春秋師說例也宗周之學雖標  
慎獨爲宗而大旨淵源究以姚江爲本故宗羲所  
述仍多闡發良知之旨然於滕文公爲世子章力  
闢沈作喆語辨無善無惡之非於居下位章力闢

王畿語辨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之說則亦不盡主姚江矣其他議論大都按諸實際推究事理不爲空疎無用之談畧其偏駁而取其明切於學者不爲無益固不必執一格而廢衆論因一眚而廢全書也

大學翼真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渭有禹貢錐指已著錄是書卷一分四目曰大學二字音義曰先王學校之制曰子弟入學之年曰鄉學之教卷二分三目曰小學之教曰

大學之教曰學校選舉之法卷三分三目曰大學經傳撰人曰古本大學曰改本大學皆引據精核考證詳明非空疎游談者可比卷四以下爲渭所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爲本力闢王學改本之誤以經爲一章傳爲八章其誠意章以下與諸本並同惟以康誥曰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爲第一章統釋三綱領以詩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爲第二章謂前三節釋經知止能得之序後兩節釋知止之由與能得之序以聽訟吾猶

人也一節爲第三章謂釋本末之意而移此謂知本二句於前章止於信之下與諸本爲異其說與朱子雖小異然僅謂格致一章不必補傳耳其論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其卷末一條謂古之大學所以教人者其文則詩書禮樂其道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法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故孟子謂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云云所見切實視泛爲性命理氣之談以五常百行之外別有一物謂之道別有一事謂之學者勝之遠矣

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尙書考已著錄是書因彥陵張氏講義原本刪剝精要益以明季諸家之說而參酌以己意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創始於順治戊戌草稿尙未全定而隴其沒後其族人公穆始爲繕寫編次其門人席永恂等爲之刊板其曰困勉錄者則隴其所自署也明自萬厯以後異學爭鳴攻集注者固人自爲說卽名爲闡發集注者亦多陽儒陰釋似是

而非隴其篤信朱子所得於四書者尤多是編蒼粹羣言一一別擇凡一切支離影響之談刊除畧盡其羽翼朱子之功較胡炳文諸人有過之無不及矣

松陽講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是書乃其官靈壽知縣時與諸生講論而作故所說止一百十八章於四書不能遍及蓋隨時舉示非節節而爲之解也隴其之學期於潛修自得不甚以爭辨爲事惟於姚江一派則異

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詞時黃宗羲之學盛於南孫奇逢之學盛於北李顒之學盛於西隴其皆不以爲然故此編於學術醇疵再三致意其間融貫舊說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蓋朱子一生之精力盡於四書隴其一生之精力盡於章句集注故此編雖得諸簿書之餘而抒所心得以啟導後生剴切詳明有古循吏之遺意較聚生徒刻語錄以博講學之名者其識趣固殊焉

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餘論一卷讀論

語劄記二卷讀孟子劄記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編大學用古本後有自記稱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子先天之傳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默契者間考鄭氏舊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况知本誠身二義尤爲大學樞要所存似不應溷於衆目中致陸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託於據經詰傳云云蓋意所未

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與朱子爲難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鄭註古本自分爲一十二章然特聯屬其文使節次分明大旨則固無異餘論一卷闡發精義尤多論語孟子則隨有所見卽劄記之但舉經首句標曰某章其無所詮解者則併其章目不存焉大旨皆主於尋求義理宛轉發明不似近代講章惟以描寫語氣爲時文敷衍地也

論語稽求篇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朱子四書章

句集注研究文義期於愜理而止原不以考證爲長奇齡學博而好辨遂旁采古義以相詰難此其攻駁論語集注者也其中有強生支節者如古人有所師法皆謂之學卽至鱣諸學炙秦青學謳亦無異訓朱子注學爲效原無疵病奇齡必謂學者業道之名泛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不知學道學藝所學之事異而學字不能別釋亦猶喻義喻利所喻之事異而喻字不能兩解以此發難未見其然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引季氏

旅泰山固爲非類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爲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郟子於次睢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有全然無理者如無所取材鄭康成注材爲桴材殊非事理卽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爲裁蓋本諸韋昭國語注未爲無據奇齡必申康成假設之說以攻集注不幾於侮聖言乎然其中如謂甯俞不仕文



公及祿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類考據特  
詳解為政以德之類持論亦正較陳天祥四書辨  
疑徒推尋於文句之間以難朱子者固自勝之漢  
代學官齊論魯論古論三家並立兼采異說以備  
參考是亦古人諸家並存之義也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雜論四書之語前二卷為其門人盛唐  
王錫所編後二卷為其子宗遠所編補二卷則其  
門人章大來所編也其書本語錄之流隨時雜記

不以經文次序為先後亦不以四書分編惟每卷  
目錄各稱論語若干條大學若干條中庸若干條  
孟子若干條耳奇齡說經善考證而喜辨論故詮  
釋義理往往反覆推行以典籍助其駁詰支離蔓  
衍不顧其安至於考核事實徵引訓詁則偏僻者  
固多而精核者亦復不少如以姚方興所補舜典  
二十八字為偽其論本確而考以所著古文尚書  
冤詞則力以此二十八字為真引證諸史亦言之  
鑿鑿豈非辨之所至輒負氣求勝遂不暇顧其矛

盾耶至於以畏匡爲鄭地以公山弗擾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諸條則證據確然實有出於集注之外者棄短取長未嘗不可與閻若璩四書釋地並傳也補二卷中多載其門人子姪之說疑唐錫等亦有所刪潤非盡奇齡之舊觀大來序稱補綴所聞各有記憶且亦陸續成此書不能一轍則雜出於衆手明矣

大學證文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備述諸家大學改本之異同首

列注疏本大學之真古本也次列漢始平石經本有錄無書以原本不傳且考驗舊文知卽今注疏之本故不複列次爲魏正始石經本卽豐坊所依託者仍列於前從其所僞之時代也次爲明道程子改本次爲伊川程子改本次爲朱子改本皆錄全文次爲王柏改本次爲季本改本次爲高攀龍改本卽崔銑改本次爲葛寅亮改本皆僅列其異同之處而不錄全文漢以來專門之學各承師說但有字句訓詁之異無人敢竄亂古經鄭元稱好

改字特注某當作某耳不敢遽變其字也費直始  
移周易杜預始移左傳但析傳附經耳亦未敢顛  
倒經文也自劉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經小傳儒者  
視爲故事遂寢以成風大學一篇移掇尤甚譬如  
增減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謂無裨於醫療而亦不  
可謂卽扁鵲倉公之舊劑也奇齡備列諸本使沿  
草秩然亦足以資考證蓋一則欲綱目分明使學  
者易於致力一則欲章句不易使古經不至失真  
各明一義固可以並行不悖耳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四書釋地

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閣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已著錄是編  
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徃徃致乖經義遂撰釋地  
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摭所未盡爲釋地續一卷因  
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後因地理人名而及物  
類訓詁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  
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  
地爲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

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已意如以  
鄒君假館謂曹國爲復封以南蠻駛舌指許行爲  
永州人者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  
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羣書又精於考證百年  
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  
尙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槩矣

四書劄記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  
讀四書所記也大學不標古本之名亦不顯言古

本改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說故其首  
條曰文貞公以知止屬志學以靜安屬主敬能慮  
能得屬致知力行知所先後爲知本知至此解確  
不可易其以格物爲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  
竹之說亦不主朱子補傳之說論語如謂之吳孟  
子句及非禮勿視四句雖以時文爲說而大致主  
於闡明義理多所心得中庸立論切實如云鬼神  
之爲德章以前說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說到  
鬼神似乎隱怪不知如何接逗曰宗廟社稷卽人

倫之極致處不說到此如何得完人倫分量又云無聲臭卽以無極言之亦無弊然却落空不如以天無心而成化言之又云無聲無臭謂天命本然莫說入於神妙其宗旨可見孟子一卷最簡略疑其未成之書然總非近時講章所有也

此木軒四書說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書據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殘稿補綴成編者十之四故與所作經

說偶有重複然較經說多可取其中強傳古義者如大學章句中常自在之自爲所在之在乃從尙書訓爲察中庸如鼓瑟琴卽本詩亦但言聲和耳乃以爲琴屬陽瑟屬陰喻陰陽之和論語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禮司救注解爲防禁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自取覺世之義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鐸謂夫子當有天下達巷黨人本無名氏乃因史記有童子二字指爲項橐雖不免賢智之過然其他皆疏理簡明引據典確間與章句集注小有

出入要能犁然有當於人心自明以來講四書者多爲時文而設袁熹是書獨能深求於學問原序稱其心師陸隴其終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門蓋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篤實矣

四書逸箋六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大中撰大中字拳時號是庵應城人乾隆丁丑進士是編採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注所未發而義可參訂皆爲之箋其出處其與集注小異者則爲附錄

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爲附記第六卷中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又雜事數十條別爲雜記援据頗極詳明中如束帶一條不引玉藻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之文朋友死無所歸一條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之文屢無夫里之布一條集注止引載師職而此不引間師職凡無職者出夫布之文以補之未免疎漏至雜記內因論語有夢周公一語遍引堯舜禹文諸夢事如夢書六帖皆爲引

入亦稍涉泛濫然詞皆有據雖不能與閭若璩四書釋地並駕齊驅較張存中之通證詹道傳之纂箋要無所讓也

鄉黨圖考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經傳中制度名物有涉於鄉黨者分爲九類曰圖譜曰聖蹟曰朝聘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容貌曰雜典考核最爲精密其中若深衣車制及宮室制度尤爲專門非諸家之所及間有研究未

盡者若謂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旣畢朝若有所議則入內朝引左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新將中軍公揖之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爲內朝議政之證謂鄭注大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特舉其一隅非謂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後儒誤會大僕注以異姓之臣不得入路門遂謂攝齊升堂爲升路門外之堂其實路門之外無堂云云今考永謂異姓之臣得入內朝永說爲是若謂路門之外無所議欲有

所議必入內朝則永未詳考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注言以百官合考民事於外朝也又曰合神事於內朝注內朝在路門內是則路門以外之朝天子諸侯於以合考民事豈謂無所議耶永又謂禮緯天子外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外諸侯內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內以內屏爲在路門內者誤云云今考曲禮爾雅疏俱云諸侯內屏爲在路門內且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宇此門旣據路門則屏之內外亦自據路門內外可知晉語曰驪

姬之讒爾予於屏內韋昭注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亦謂路門內也越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韋昭注屏寢門內屏也婦人禮送人不出門據此則諸侯之屏明在寢門內矣淮南子主術篇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若諸侯亦設屏於朝門外其何以別天子之自障乎但考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云下堂則



路寢也奉書而入則入路門也其內有屏則似天子亦內屏不知釋名曰杲恩在門外杲復也恩思也臣將請事於此復重思之又曰蕭牆在門內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論語孔安國注蕭牆屏也則門內蕭牆亦通名屏崔豹古今注杲恩屏之遺象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則門內之牆古今注又名曰杲恩天子外屏乃釋名所云門外杲恩也大戴禮所云負屏則又古今注所云門內杲恩也古今注又謂西京門闕殿舍前皆有杲恩

蓋天子非若諸侯內屏門內堂前亦宜有隱蔽之處故路門內外俱有屏證諸大戴禮釋名等書最爲確鑿今永謂天子屏在應門外則未知所據考三輔黃圖漢未央宮擬於路寢五行志未央宮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則擬於路門杲恩在東闕外則天子外屏在路門外漢時猶存遺制觀禮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門西遂入門左則廟門外有屏也管子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則廟門外之朝宁與路門外之朝宁同天子廟門外之朝宁有屏

則路門外之朝宁亦當有屏故可以廟門例路門也鄭氏於覲禮引天子外屏爲證實有精義而永必易之仍不若依鄭之爲得也然全書數十百條其偶爾疎漏者不過此類亦可謂遠於三禮者矣右四書類六十三部七百三十二卷皆文淵閣著錄案四書定於朱子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爲之至垂沒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句凡以明聖學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爲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時經義

經疑並用故學者猶有研究古義之功今所傳袁俊翁四書疑節王充耘四書經疑貫通詹道傳四書纂箋之類猶可見其梗概至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而俗學熾科舉之文名爲發揮經義實則發揮註意不問經義何如也且所謂註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測其虛字語氣以備臨文之摹擬併不問注意何如也蓋自高頭講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亾併朱子之四書亦亾

矣今所採錄惟取先儒發明經義之言其為揣摩舉業而作者則槩從刪汰惟胡廣大全既為前代之功令又為經義明晦學術升降之大關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餘年士習文風之所以弊蓋示戒非示法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七

經部三十七

四書類存目

蘇評孟子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蘇洵評考是書宋志不著錄孫緒無用閒談稱其論文頗精而摘其中引洪邁之語在洵以後知出依託則正德中是書已行矣此本為康熙三十三年杭州沈李雲所校其子心友刻之然無所謂洪邁語者豈經緒指摘故削之以滅蹟耶

抑併非孫緒所見之本又僞本中之重儻耶宋人讀書於切要處率以筆抹故朱子語類論讀書法云先以某色筆抹出再以某色筆抹出呂祖謙古文關鍵樓昉迂齋評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謝枋得文章軌範方回瀛奎律髓羅椅放翁詩選始稍稍具圈點是盛於南宋末矣此本有大圈有小圈有連圈有重圈有三角圈已斷非北宋人筆其評語全以時文之法行之詞意庸淺不但非洵語亦斷非宋人語也

孟子解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尹焞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尹氏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徽猷閣待制河南尹焞彥明紹興中經筵所上孟子解未成不及上而卒趙希弁讀書附志則謂焞於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說書召既侍經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邢正夫嘗刻於岳陽泮宮其書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此本出浙江吳玉墀家莫知其所自來每章之末畧贅數語評論大

意多者不過三四行皆詞義膚淺或類坊刻史評  
 或類時文批語無一語之發明焯為程氏高弟疑  
 其陋不至於此又書止上下二卷首尾完具無所  
 闕佚與十四卷之數亦不相合殆近時妄人所依  
 託也

孟子發題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施德操撰德操字彥執海昌人以病廢不能婚  
 宦坎壈而歿此書所述孟子七篇之旨大意謂孟  
 子有大功四一曰道性善二曰明浩然之氣三曰

闢楊墨四曰黜五霸而尊三王皆聖人心術之要  
 而孟子直指以示人者其前後反覆不外此意張  
 九成門人嘗取附九成橫浦集末錢板以傳今析  
 出存目於經部庶不沒其名焉

或問小注三十六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朱子撰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諸儒  
 傳朱子之學者亦無一人言及之康熙壬午始有  
 陳彝則家刻本稱明徐方廣所增注越二十年壬  
 寅鄭任鑰又為重刻而附以已說併作後序反覆

力辨信爲朱子書如卷首載朱子與劉用之書及序四篇晦庵集中不載則以爲集中偶佚年譜不記作此書則以爲年譜遺漏書中多講時文作法則以爲制義始王安石朱子亦十九舉進士必善時文連篇累牘欲以強詞奪理至如解中庸其至矣乎一節道之不行也一節皆剽四書大全所載雙峰饒氏語射有似乎君子一節全剽四書大全所載新安陳氏語僞蹟昭然萬難置喙則以爲大全誤題姓名其偏執殆不足與辨又旣稱此書作

於集注之後而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一章乃於第三條下附記曰此條係語類說第八條係或問說前輩多疑此爲未定之說在集注之前信哉是小注又在集注前矣不亦自相牴牾耶所載中庸原序稱淳熙己酉冬十月壬申考宋史孝宗本紀是月有庚子壬寅二日使庚子爲朔則下推三十二日爲壬申使壬寅爲晦則上推三十一日爲壬申均不得在十月文獻通考載朱子之言曰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

云云是或問尚未暇改何暇又作小註陳振孫書錄解題又曰論語通輯十卷黃榦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使朱子果有此書榦亦何必發明乎其為近人依託無疑王懋竑白田雜著有是書跋稱任鑰刻是書後自知其謬深悔為湯友信所賣併稱序及諸論皆友信之筆任鑰未嘗寓目云

四書問目

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曰考亭朱元晦先生講授門人雲莊劉燾

睦堂劉炳述記前有永樂壬寅其九世孫劉文序稱四書問目世所傳者四書大全朱子文集內載數條而已近於親表教授程蕃家求得論語二十篇及任江西豐城尉適吳侍御家得大學中庸數十條而孟子則同修國史崇邑邱公永錫家藏焉於是散者復合而缺者幾全又有宏治十一年鄭京序稱宣德間書林有與同姓者欲附其族為劉氏子孫所辱遂於凡載籍間二人姓名悉剔去之或易以他名欲滅其迹又稱劉文所輯湮晦失傳

其裔孫復於廬山游氏得其全帙云云案朱彝尊  
 經義考劉焯有四書集成劉炳有四書問目並注  
 已佚則問目獨出於炳不應兼題焯名又豐城縣  
 志載明一代典史六十三人亦無所謂建陽劉文  
 且建陽一書賈其力幾何安能盡毀焯炳之書又  
 安能盡剷焯炳之名易以他氏其說皆牴牾支離  
 書中間答亦皆粗淺不類朱子之語殆皆其後人  
 所依託歟

朱子四書語類五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在延編在延祥符人後流寓於江寧其書乃  
 於朱子語類中專取四書諸卷刊行別無增損亦  
 無所考訂發明

論語孟子考異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王應麟撰凡注疏諸儒之說與集注互  
 異者各為考訂然應麟著作傳世者多而此書諸  
 家皆不著錄今考所載實皆採之困學紀聞中蓋  
 書肆作偽之本也

中庸合注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吳澂序然篇末題曰序而篇首題曰總說其文亦不類序體殆割裂移掇強為標目書中所載雙峯饒氏新安陳氏所說皆澂同時之人而郊社之禮一條乃引吳氏澂曰云云其不出於澂更無疑義元史澂傳亦不言澂有此書考其所引皆明永樂中所修四書大全之說必書賈摘錄大全偽託澂名也

重訂四書輯釋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倪士毅撰士毅字仲宏歙縣人是書前有至正

丙戌汪克寬序稱近世儒者取朱子平日所以語諸學者及其弟子訓釋之詞疏於四書之左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編而吳氏最晚出但辨論未為完備去取頗欠精審定宇陳氏雲峯胡氏因其書行於東南輾轉承悞陳氏因作四書發明胡氏因作四書通陳氏晚年又欲合二書為一而未遂士毅受業於陳氏因成此書至正辛巳刻於建陽越二年又加刊削而克寬為之序卷首有士毅與書賈劉叔簡書述

改刻之意甚詳此重訂所由名也此本改題曰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首行列士毅之名次列新安東山趙汭同訂次列鄱陽克升朱公遷約旨次列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莆田王元善通考次列鄱陽王逢訂定通義書中亦糅雜蒙混紛如亂絲不可復究其端緒是已爲書賈所改竄非士毅之舊矣然陳櫟胡炳文本因吳真子之書士毅又因陳胡之書究其由來實轉相稗販則王逢因人成事亦有所效法不足爲譏至明永樂中詔修四書

大全胡廣等又併士毅與逢之書一槩竊據而輯釋通義並隱矣有明一代尊大全爲著龜沿及近代講章亦無非依傍大全變換面貌烏知其淵源所自不過如斯哉

四書通義二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剡撰剡字用章休寧人是書因倪士毅四書輯釋重爲訂正更益以金履祥疏義指義朱公遷通旨約說程復心章圖史伯璿管窺王善通考及當時諸儒著述改題此名夫吳真子據真氏祝氏

蔡氏趙氏之書纂爲四書集成自以爲善矣而胡炳文陳櫟重訂之胡氏陳氏自以爲善矣而倪士毅又重訂之倪氏自以爲善矣而剡又重訂之自剡以後重訂者又不知凡幾蓋隸首不能算其數也而大旨皆曰前人未善吾不得已而作焉實則轉相剽襲改換其面貌更易其名目而已輯一四書講章是何名山不朽之業而紛紛竊據如此是亦不可以已乎

大學指歸二卷附考異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編乃其所解大學首以古篆寫古本正文奇形詭狀多所作六書精蘊中杜撰之字次乃爲指歸一卷其辨致知在格物云致知不可懸空就格物上用功則著實知誘乎外物引之也何故反求諸物曰物欲令人心走豈有物理走心者所謂格揆物定理也理乃在外乎曰物在外理固在心理非一定其見於物者各有定也又云朱子嘗取程叔子之意以補傳校謂樂記一章乃天留之以補格物致知傳也

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非大學所謂至善耶性之欲非他動以天也人欲不可謂性之欲好惡之形非大學所謂意耶物至知知人與聖人亦同耳聖人內有節而人無節故流而不反節也者本然之權度非耶古語無節於

內者其察物弗之省矣反躬也者非大學所謂知本耶反躬力如萬鈞把柄在手可以作聖矣是故病莫重於知誘物化樂莫重於格物致知其說介於朱王二本之間而更巧於附會其他所論亦往往重守約而輕博文仍未免失之偏枯夫揆物定理必有所以能揆物定理者究不知以何法揆定之也考異一卷凡十五條亦多穿鑿篆文不為典要總一好異而已矣

大學管窺一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明廖紀撰紀字時陳號龍灣東光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吏部尙書諡靖僖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首載琴川周木所集大學古本及二程朱子改本其後依大學古本次序采輯衆說加以己意疏解之其書流傳絕少朱彝尊經義考僅列其目亦未之見也

中庸管窺一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明廖紀撰是書不用朱子章句亦不從鄭元舊注分中庸爲二十五段與章句同者十四段其異者

以中庸其至矣乎以下一章爲第三段道其不行矣夫二章爲第四段人皆曰予知二章爲第五段天下國家可均也三章爲第六段道不遠人至亦勿施於人爲第八段君子之道四一節爲第九段武王周公至孝之至也爲第十五段郊社之禮一節爲第十六段哀公問政合自誠明二章爲第十七段大哉聖人之道至王天下三章爲第二十三段仲尼祖述堯舜至唯天下至誠三章爲第二十四段其中如以道其不行一節與舜其大知一節

合為一段殊為牽強謂君子之道一節與上文不相蒙以郊社之禮一節承上起下亦未能深思文意特自抒其一人之見而已後附性學心學二篇亦無甚精微之論

大學千慮一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穆孔暉撰孔暉字元庵堂邑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謚文簡是書就章句或問引伸其說中引佛遺教經以為儒釋一本可謂小言破道其引隋智顓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

及大莊嚴經論之說以格量訓格物之義亦深為王士禎池北偶談所譏明史儒林傳附孔暉於鄒守益傳中稱孔暉端雅好學初不肯宗王守仁說久而篤信之自名王氏學浸淫入於釋氏觀是書良不誣云

大學稽中傳三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經綸撰經綸有禮經類編已著錄是編攻擊朱子大學章句深闢格物之說而以誠意為根本蓋推行姚江古本義也上卷凡十章一為稽中二

為原明三為稽聖經四為原敬五為慎致知之要  
六為原內外動靜之合一七為原誠意八為原正  
心九為原修身十為舉全書每章各疏大意於末  
其不及治平之事則謂天德修而王道隨之也中  
卷為辨疑四條設問答以申上卷之旨兼挾摘句  
讀之謬如舉而不能先命也以先命二字連讀謂  
不能先命以官尙可強通至下句以遠過二字連  
讀訓過為責謂不能屏之遠方而責之則無此文  
義矣下卷為考證引朱子書七條陸九淵書六條

謂二人其初均有弊其終均無所偏亦王守仁晚  
年定論之餘緒耳

四書講意

無卷數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鄭曉撰曉有禹貢圖說已著錄是編乃其為南  
京太常寺卿時所作以授其子履準萬歷己酉其  
孫心材始刊之其說皆隨文闡意義理異同之處  
亦間有論辨持論頗醇而不免失之曼衍

大學註一卷

御史蕭際韶家藏本

明蔡悉撰悉有書疇彞訓已著錄此編詮解大學

雖分章立說而不錄經文頗似論體與依文訓誥者不同後有致知格物及誠意關二圖大旨以慎獨爲要義致知格物爲先務書未載居身訓言十則居家訓言十則蓋以旁衍修齊之義故附大學之後云

四書人物考四十卷補考八卷

通行本

明薛應旂撰應旂字仲常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陝西按察司副使是編於四書所載人物援引諸書詳其事蹟凡記三卷傳三十七卷紀傳之

末各系以論贊蓋仿宋王當春秋臣傳之體中間多採雜說而不著所出其自序有云汎引雜證雖嘗刪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於問學治理者或在所錄固不敢過求其真贗也其得失固自知之矣間有附注題閩朱焯維盛撰其言頗爲淺陋續考八卷題應旂元孫采編雜考四書名物餽訂尤甚明代儒生以時文爲重時文以四書爲重遂有此類諸書襞積割裂以塗飾試官之耳目斯亦經術之極弊非惟程朱編定四書之時不料其至此卽



元延祐用四書義明洪武定三場法亦不料其至此者矣

日進直講五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嘉靖三十一年拱以翰林編修與檢討陳以勤同為裕王講官進講四子書先訓句解次敷陳大義蓋從日講之例裕王即穆宗也時拱已遷國子祭酒於嘉靖庚申編次成帙千頃堂書目作十卷今本止五卷自學庸至論語子路問成人章止蓋未全之本也

大學新編五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觀已著錄是書前列大學正文一卷以豐坊偽石經為據殊為不考其畧疏一卷乃詮發大旨以誠意為主亦與朱子互異發明一卷乃取明儒所論與已意相合者廣義二卷則本真德秀衍義而刪節之又附益以明初諸事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由未見其書據傳聞載之故也

孟義訂測七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管志道編志道字登之婁縣人江南通志稱其由隆慶辛未進士官南京刑部主事疏陳利弊九事忤張居正出爲分巡嶺東道與巡按御史齟齬爲御史劾奏鐫秩遂移疾歸考明史顏鯨傳載御史顧雲程疏言神宗大起遺逸獨鯨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又登用被察吳中行艾穆魏時亮趙世卿獨靳鯨志道是志道以察典罷官疑通志悞也是書詮解孟子分訂釋測義二例訂釋者取朱子所釋而訂之測義則皆自出臆說恍惚支離不可

勝舉蓋志道之學出於羅汝芳汝芳之學出於顏鈞本明季狂禪一派耳

四書疑問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但各章總論其大旨不復逐句箋釋立說多與朱子異如謂大學親民之親不當作新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非衍文亦無關文蓋沿姚江古本之說自爲一解謂孟子無以則王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矣數王字俱讀

如字不作去聲伯夷非其君不事章是論去就非論清和隘與不恭非其流弊亦尚有見至於訓格物之格爲品格自謙之謙爲謙虛命也之命爲命數致曲之曲爲心曲則穿鑿附會碍不可通他若謂中庸不睹不聞卽是隱微卽是獨戒慎恐懼卽是慎其獨而以朱子爲支離破碎又謂性分中不墮形體不落方所直恁廣大又謂喻義喻利之喻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俱注訓曉字便有知覺不得此字之旨尤以禪機詰儒理矣前有

萬厯丁巳自序謂夢見夫子出一玉印牧肅拜於下夫子亦答拜於座右視其髮特焦黃云云尤怪誕不經也

經籍異同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陳禹謨撰禹謨字錫元常熟人萬厯中由舉人官至四川按察司僉事其書雜引五經之文證四書所引之異同併波及他書語意相近字句異同者頗爲龐雜如李尤盤銘與經一字無涉而引以證湯之盤銘又如班昭東征賦中由力行而近仁

句乃運用中庸之語而引以為力行近乎仁句之異同殊為舛悞至石經大學本豐坊偽撰據為定論尤失考矣

經言枝指一百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禹謨撰是編於四書集注之外旁搜諸說故取莊子駢拇枝指之意為名凡漢詁纂十九卷談經苑四十卷引經釋五卷人物概十五卷名物考二十卷其漢詁纂乃刪取註疏之文割裂餽飭全無義例其談經苑則自經史子集以逮二氏之言

苟與四書文義彷彿者即撫以相證冗雜尤甚其引經釋則以四書所引經文為綱而雜采訓釋以附之既非釋四書又非釋五經莫究其何所取義其人物概名物考摭拾舊文亦罕能精核蓋浮慕漢儒之名而不能得其專門授受之奧者也

別本四書名物考二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陳禹謨撰已載經言枝指中此則錢受益牛斗星所補訂也受益字謙之杭州人斗星有檀弓評已著錄禹謨原本多疎舛受益等所補乃更蕪雜

如淇澳綠竹而引及爾雅會稽之竹箭華陽國志  
哀牢之僕竹已泛濫矣更引及異苑竹化蛇蛇化  
雉釋肺肝而引素問靈樞已旁支矣更引及黃庭  
經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烟字含明語是於經  
義居何等也其最異者如標一目字爲題釋大學  
十目所視也而目字下注曰附眼無論四書無眼  
字且目之與眼又何所分別而別爲附錄乎尤不  
可解也

孟子說解十四卷

浙江江啓  
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書前有孟子  
遺事及讀孟子三十一條所論孟子生卒以爲當  
在安王時非定王時其說近是但直斷孟子生於  
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則似未可爲定孟子生  
卒大畧當以閻若璩所訂爲正考去齊章云由周  
而來七百有餘歲盡心章云由孔子而來百有餘  
歲若據呂氏大事記及通鑑綱目孟子於赧王元  
年始致爲臣而歸則周已八百有九年距孔子生  
年已二百三十餘歲矣孟子如梁仕齊適宋之魯

之勝還鄒游歷先後班班可考魯平公元年即赧王元年其時孟子似未至八十九歲也至書中所解往往失之粗獷好議論而不究其實蓋敬之說經通坐此弊不但此書矣

論語義府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有尚書要旨已著錄是編不列經文但標章目歷引宋元明諸家講義其唐人以前舊說偶亦采錄然所取無多或與集注兩歧者則低一格錄之觀其體例似尊朱子然其說頗雜

於禪如解子貢問貧而無諂一章有境無境諸義豈可以詁儒書哉

中庸點綴一卷

江蘇周厚堦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時化有易引已著錄是書首為中庸總提次全載中庸之文每段或總批或旁批其體例畧如時文其宗旨則純乎佛氏

元晏齋困思抄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孫慎行撰慎行字聞斯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乃其自萬

歷庚戌至甲寅積年抄存其中頗多心得之語然亦不免好出新論如解鄉黨色斯舉矣節以虞廷獸舞志聖之隆山梁雌雉志聖之逸又以中庸致曲之曲爲卽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雖才辨縱橫足以自暢其說然非經之本旨矣卷首繪性善性教爲二圖卷末一條則慎行自序其作書大旨也

大學中庸讀二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姚應仁撰應仁有檀弓原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曆乙未據豐坊僞撰魏政和石經以攻朱子章句

至修身章中竄入顏淵問仁五句應仁不能曲說乃言只須削去此節夫此五句旣屬當削則所謂石經豈復可信哉至其持論則多引佛經解淇澳節有曰密多者瑟也金剛不壞者憫也枝枝葉葉光明者赫喧也是不止陽儒而陰釋矣

四書湖南講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葛寅亮撰寅亮錢塘人萬曆辛丑進士是書分標三例凡剖析本章大義者曰測就經文語氣順演者曰演與其門人問答辨難者曰商間有引証

他書及先儒之論則細書於後大抵皆其口授於門弟子者也浙江通志載寅亮四書湖南講二十六卷與此本卷數不合然此本首尾完具或通志之誤歟抑或別有續編也

四書會解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毛尙忠撰尙忠字子亮號誠菴嘉善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其書分章立說不錄經文頗似書塾講義而議論則務與朱子相左如大學首章謂當因其所發非聖經本旨親民卽明德內

事不親民叫不得明德何須說推以及人曰皆當止於至善是分明德親民而二之謂止卽止泊之止何須添不遷二字定乃明道靜亦定動亦定之定不是志有定向安卽居之安安字以心言曰所處而安似著身矣且謂物有本末節是啟下文非結上文也物與事只泛說若定分物屬明親事屬知得何等拘滯至明明德於天下若曰使之明則民不可使知且於文法甚不類如此類凡十數條其解格物既不從朱子事物之說而亦不取王守



仁所云格去此心之物乃謂卽上文物有本末之物其中精微處如等格然不可不分曉信如尙忠說則格乃實字無用力之意致知在格物句文義豈復可通亦徒好立異而已

四書正學淵源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章一陽編一陽金華人自何基受業黃榦之門其後王柏金履祥許謙遞相傳受皆自稱朱子之傳一陽因取四人之發明四書者分載於章句集註之下名曰正學淵源蓋以闡揚金華之宗派不

爲發明四書作也

大學古今通考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斯源編斯源字憲仲臨潁人是書成於萬厯戊申首列朱子大學改本次列禮記古本次列魏石經本次列二程本而以宋元明諸儒說大學者附焉以諸說並陳無所去取故名通考然禮記傳自戴聖鄭元不過依經作注指爲鄭元之本已爲未安至政和石刻出爲豐坊僞撰其政和年號以宋爲魏賈逵姓名以漢爲魏前人駁之悉矣斯源

猶珍重而信之耶

四書測六卷 內府藏本

明萬尚烈撰尚烈字思文南昌人是書首有萬厯辛亥自序於大學中庸獨尊古本而議論宗旨則全入異端如解季路問鬼神章專取釋氏輪回因果之說以釋聖言駁雜已甚其尤誕者如原壤夷俟乃取其母死而歌為喜死者之得所而非放乎禮法之外蓋姚江末流其弊每至於此不但李贄諸人彰彰耳目者然也

四書說叢十七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有詩經說通已著錄是書彙萃諸家之說分章條列同異兼收每案而不斷以待人之自考亦或偶存已說一二所採書凡二百二十六種雖釋道家言亦頗兼取其中如解子游問孝章則用古說解士而懷居章則用管志道說以為即懷土解不動心則用郝敬說以為非比枯木槁灰解心之官則思則用羅欽順困知記皆頗有所見然所引明人諸說榛楛錯陳不免傷於蕪雜

四書說約 無卷數 直隸 總督採進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崇禎壬午

大兵攻定興善繼率鄉人拒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卿諡忠節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就四書以講學與明人講義為時文而作者頗殊卷首為認理提綱九條如曰此理不是涉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不然則日新顧諟成湯且為枯禪矣其自序亦曰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謂玩物

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著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現虛為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其持論亦頗篤實然學出姚江大旨提唱良知也

四書酌言三十一卷 陝西巡撫 採進本

明寇慎撰慎字永脩號禮亭自號棣羽逸叟同官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蘇州府知府天啟中周順昌被逮顏佩韋等五人擊殺緹騎後佩韋臨刑稱

曰公好官知我等倡義非倡亂者卽其人也其學出於姚江故是編多與朱子立異如解論語至於犬馬句主犬馬養人之義本諸注疏猶有說也至於解齊必變食句謂爲心齋之齋非齋戒之齋解弗如也二句爲盡奪前塵忽渡彼岸解始可與言詩句爲入無上妙明解是知也句謂知原在知不知外理會其他學問不過此知中之法塵此處掃除乃爲逕機又扭來補綴則純乎明末狂禪之習矣

四書考二十八卷四書考異一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陳仁錫撰仁錫有繫辭十篇書已著錄是書因薛應旂四書人物考而廣之卷首別爲考異一卷載四書字句異同摭拾亦頗簡畧如惟之作維貢之作贛不過字體偶別無關文意至豐坊古本大學乃爲持疑之詞不敢斥言其僞託尤騎墻之見矣

四書通義二十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魯論撰論字孔壁號西麓江西新城人天啟中

以貢生授潁州州同官至福州府同知論以取士必重制科之經義崇禎時雜用薦舉不足以得人乃作此書以發明體用合一之理其解大學平天下章言潢池弄兵外患踵至勢不得不加田賦而聚斂之臣半以聚之於國半且以聚之於囊以致天菑流行而不常之命已去專爲明末時事而發又解孟子許行章謂堯之欽明足以知人四岳之咸舉爲之師錫猶其難其慎然則枚卜豈易易哉亦以隱指莊烈帝命相之非全書大旨不出於此故往往雜引史事以相發明固不主於闡釋經義也

三經見聖編一百八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譚貞默撰貞默字梁生別號埽菴嘉興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是編前有自序結銜稱勅掌國子監整理祭器書籍等務而不言祭酒明史職官志亦無此稱蓋明人杜撰之文也其序稱六經無非孔經而論語爲著子思子之書今名中庸大學者實一中庸統稱孔經編孟子七篇則

曰孟經編又言論語子夏述也中庸子思繼論語而作也大學即中庸之後小半也孟子繼中庸而作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接論語知命章明是釋詁論語讀子懷明德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不膠自連讀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而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不呼自應今之所謂四書實三書也云云說殊穿鑿至其詮釋支離類皆因言求事如以論語孝弟章為有子譏刺三家巧言章為孔子評論老聃皆率其胸臆務與程朱牴牾可謂

敢為異說者矣卷中或稱默按或自稱譚子體例亦叢雜不一云

四書經學考十卷補遺一卷續考六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四書經學考明徐邦佐撰續考陳鵬霄撰邦佐字孟超錢塘人鵬霄字天羽山陰人經學考成於崇禎戊辰雜鈔故實疎漏實甚續考成於甲戌皆時文評語講章瑣說

四書讀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有易經說意已著錄際泰以制

義名一代是編詮發四書大義亦畧如制藝散行之體其議論駿發視章世純留書過之而不及世純留書時有精義蓋際泰用縱橫之才去說經之道遠世純用深湛之思去說經之道近也

四書則 無卷數 山西 巡撫採進本

明桑拱陽撰拱陽字暉升蒲州人崇禎癸酉舉人其書取諸家講章立說不同者刪定歸一間以已意參之命之曰則以見其則不遠之意先大學中庸次論語孟子各有圖說總論大旨為舉業而作

四書集說二十八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徐養元趙漁同撰養元字長善漁字問源俱唐山人崇禎癸未同榜進士是編採集四書大全益以諸家之說不出坊刻講章之派

圖書衍五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喬中和撰中和有說易已著錄是編為四書講義而名之為圖書衍者凡四書所言皆以五行八卦配合之也如說大學明德為火親民為水至善為土之類皆穿鑿無理

四書大全辨三十八卷附錄六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張自烈撰自烈字爾公宜春人崇禎末南京國子監生自烈與艾南英為同鄉而各立門戶以評選時文相軋詎厲喧呶沒世乃休蓋亦社黨之餘派也是編舉永樂中胡廣等所修四書大全條析而辨之冠以古本大學一卷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改定大學各一卷顧起元中庸外傳一卷王應麟論語孟子考異各一卷福王時嘗以擅改祖宗頒行之書挂諸彈章至憤而囂譁於朝案四書大全

誠為猥雜然自烈所辨又往往強生分別不過負氣求勝借以立名觀其首列揭帖序文之類盈一巨冊而所列參訂姓氏至四百八十六人非惟馬鄭以來無是體例即宋人盛相標榜亦未至是也

學庸切已錄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謝文洊撰文洊字約齋號程山南豐人其書首作君子有三畏講義一篇發明張子主敬之旨次為程山十則亦以躬行實踐為主書中皆隨文講解旁採大全諸儒之說而參以己見其體頗似語



錄卷末附西銘解一篇謂其立義宏深為學者究竟指歸篇名不可不尊因易之曰事天謨以示崇信之意然究不免自我作古也

麗奇軒四書講義

無卷數 編修 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紀克揚撰克揚有易經講義已著錄其書不錄正文每章約詰數語大旨為科舉而作

四書翊註四十二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刁包撰包有易酌己著錄是編凡大學五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於大學三綱八

目詮解特備又以中庸論孟為格物之書五經諸史皆條貫於其中故於格物條目尤為曲盡其他闡發義理於史傳事迹先儒議論亦多所徵引然其去取是非總以朱子之說為斷不必自有所見也卷首有黃越所作綱領一篇其孫顯祖所作緣起一篇敘述著書大旨及刊刻始末

聖學心傳

無卷數 山東 巡撫採進本

國朝薛鳳祚編鳳祚字儀甫益都人嘗師事定興鹿善繼容城孫奇逢因會輯善繼四書說約奇逢四

書近指共爲一編首列善繼認理提綱尋樂大旨  
又列善繼竒逢二人小傳前有鳳祚自序謂此書  
出當與孔曾思孟四聖賢書共揭星日而行中天  
其說殊夸又謂於舉業非相遠倘於此有得以應  
試場主司必當驚羨以冠多士又何其陋歟鳳祚  
天文地理之學皆能明其深奧如兩河清彙天學  
會通天步真元諸書已卓然足以自傳又何必畫  
此蛇足且二書皆有刊本豈藉鳳祚之標榜卽以  
二書而論亦蛇足也

四書大全纂要

無卷數 直隸  
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注義已著錄是編以明  
永樂間所著四書大全泛濫廣博舉業家鮮窮其  
說乃採其要領俾簡明易誦然大全龐雜萬狀沙  
中金屑本自無多裔介所摘又未能盡除枝蔓獨  
得精華則亦虛耗心力而已

四書借陰錄二十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借陰錄已著錄是書前  
有胡渭生趙天潤仇兆鼈序并自記一首後有陸

隴其跋以隴其三魚堂集勘之其文相合實非依  
托然其書則不稱隴其所言據世沐自記曰仇  
滄柱示以關中李中孚反身錄中孚曾講學毘陵  
會過一次彼深惜南浙兩省學者害於舉業彼時  
心不甘南士必遜北士如此迄今幾三十年彼學  
已成名已立南士竟無與頡頏細讀其錄愈不心  
服摘錄中數處以質滄柱翁狂不自量續爲惜陰  
二集不覺積成二十一卷幾乎有六百葉又曰李  
從陸王入而出入於程朱四子余從程朱入而準

則於周宋八賢雖沐染南風剛峻良有不逮而古  
人所云醇正則當仁不欲多讓云云則世沐此書  
蓋爲與蓋屋李顥相詬而作故隴其喜其能排陸  
王爲之作跋然講學以明道非以求勝但爲朱陸  
而爭已不免門戶之見況世沐以聖學自任而不  
能化一南北之畛域則先不自克其私心矣又何  
學之可講乎

三魚堂四書大全四十卷

通行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尙書考已著錄初明永

樂間胡廣等奉詔撰四書大全陰據倪士毅舊本  
潦草成書而又不善於剽竊龐雜割裂痕跡顯然  
雖有明二百餘年懸爲功令然講章一派從此而  
開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書專爲時文而設而經  
義於是遂荒是編取胡廣書除其煩複刊其舛謬  
又採蒙引存疑淺說諸書以附益之自較原本爲  
差勝然終未能盡廓清也其初稿成於康熙辛未  
前有自序尙歉然以爲未定及晚年輯困勉錄復  
取是書互相參考別以朱筆點次乃成定本然未

及重爲之序故其門人席永恂侯銓王前席等校  
刊之時仍以原序冠卷端實則序在前而書在後  
也大學中庸并載或問亦仍大全之舊卷末附載  
王應麟論語孟子考異不知何人採摭困學記聞  
爲之非應麟原有是書也

續困勉錄六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所著困勉錄分學問思辨行五  
類此續錄則專解四書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論  
語二卷孟子二卷中多採錄時文評語似乎狹視

四書矣

四書初學易知解十卷 內府藏本

國朝邵嗣堯撰嗣堯有易圖定本已著錄是編乃其督學江南時所刊每章前為口義後附論斷專為童蒙講解而設故曰易知嗣堯服官清苦至今凡厯任之地皆稱名宦而自命太高亦或傷於偏激如解於我如浮雲句謂不特不義之富貴如浮雲即義中之富貴亦如浮雲不特富貴如浮雲即我亦如浮雲如此之類蓋欲以發明不愛官不愛錢

不愛命之意而過於取快未免墮於禪宗矣

四書述十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詵撰詵有易經述已著錄是書多不主朱子章句集註如以大學聽訟章為解格物而以朱子補傳為不知聖賢經傳化工之妙其學蓋源出於姚江而於姚江之中又主調停之說者觀其自序曰朱子慮佛教之足以惑人故確切分疏以為下學所遵守陸子畧其枝葉而獨挾其宗旨蓋於朱子有一本散殊之分而非有所悖謬云云其所學

可以暗矣

四書鈔十八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秘丕笈撰丕笈字仲負故城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陝西提學副使是編以四子之書近世多為新說所惑於是纂輯或問及大全蒙引存疑等說彙成一編以非自己出故以鈔為名其旁註批閱之語則丕笈自抒所見也

四書貫一解十二卷

編修閔惇  
大家藏本

國朝閔嗣同撰嗣同字來之號雙溪烏程人康熙乙

卯副榜貢生官景寧縣教諭此書於每章各為總解而不錄經文皆取諸儒之說以己意融貫成篇其說有同異者則別附於後以備參考

四書索解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為其子宗潢所編本名四書疑義有問有答奇齡沒後宗潢哀輯成書存所疑而刪所解名曰疑案奇齡門人王錫序之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既而疑又既

而劃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然有問無答其旨在於駁註而其迹乃似於攻經且據錫所序其解已散見奇齡各書中亦何必更出此書蹈禪家機鋒之習則非欲詘經直欲駭俗耳漢晉以來儒家無此體例也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由古本大學之說以攻朱子格物之傳首為知本圖說次為知本圖四一曰大學有本一曰格物知本一曰格物以修身為本一曰

修身以誠意為本末為附錄又有後圖以大學知本與中庸立本並列二圖節次相配亦前有圖說後有附錄夫知行並用博約兼資聖賢經典之文或有偏舉而理無偏廢經文既明言格物即不補傳亦必有說奇齡乃以格物為量度之意以知本為誠意不知未知本時持何術以量度之且既已指誠意為本則遵而行之已矣又何用量度蓋奇齡歷詆先儒而頗尊其鄉學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誠意則劉宗周之慎獨也而自稱

嵩山廟市高笠先生所傳爲遼東賀欽之孫所秘  
授蓋託詞也

大學問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以答其門人餘姚邵廷采之問者也  
仍因其大學知本圖說而衍之以歸於良知之說  
其解在明明德句以明明二字重文連讀如明德  
連讀則德已明何用復明是不必遠引他說卽以  
大學克明峻德言之德已峻何用復明乎所引明  
明重文之証尙書三條詩四條皆其四書贖言中

所謂以雩見爲龍以王良爲星者也

逸講箋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所論而其子及門人編錄之上卷爲章  
世法所錄乃所講孟子不動心章之稿第二卷爲  
其姪文輝所錄乃所講論語問答第三卷題曰大  
學辨業爲樓宅中所錄大學辨業者奇齡門人蠡  
縣李塉所著塉初師博野顏元旣而舍之從奇齡  
後撰是書又兼用元說故奇齡惡其叛已而攻之  
大抵皆詬爭之言也以錄其叢殘之稿故曰逸講



中雜門人子姪之附論故曰箋焉

中庸說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所論其門人章大來樓宅中朱樟陳佑及其姪文輝子遠宗編次而各附以已說皆與朱子章句互異大旨以慎獨為主闡劉宗周之旨蓋宗周奇齡之鄉人也奇齡博洽羣書其說經善於考證至於舍考證而談義理則違才易務非其所長又以辨才濟之愈辨而愈支固其所矣

聖門釋非錄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陸邦烈編邦烈字又超平湖人毛奇齡之門人也是書因朱子四書集註頗有疑諸賢之說或有流弊者因取奇齡經說所載諸論裒合成帙而附以奇齡門人子姪諸說以辨其非前有邦烈自記稱北宋諸儒高樹門幟不容一人訾議如劉共父改二程全書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譏貶必欲使其還復舊文而後已而於先聖先賢恣情敲駁大學孝經連篇刪改卽孔門諸賢何一不受其削斲相其用心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因稍輯

先生所言與他書偶錄可引據者彙為一卷名曰  
釋非以為聖門口語各有精義或未可盡非云云  
考宋儒標榜門戶以劫制天下之異論誠所不免  
至坐以詆誣聖賢則未免深文且朱子集註補苴  
舊說原恐後學之誤會亦非主於排斥孔門邦烈  
此書雖無作可也此本刻西河合集中舊題奇齡  
自撰今考究始末實邦烈所為其中如謂本字書  
不訓始惟宋人廣韻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訓案陳  
彭年邱雍等重修廣韻在大中祥符間其時程子

未生安得因程子之說如斯之類似非奇齡所宜  
有又朱子與張栻劉共父書謂二程遺書乃胡安  
國所改而此序作劉共父所改亦誤故改題邦烈  
從其實焉

論語傳註二卷大學傳註一卷中庸傳註一卷傳註問

一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註已著錄是編解釋經義  
多與宋儒相反蓋塨之學出於顏元務以實用為  
主故於程朱之講習陸王之證悟凡不切立身經

世者一槩謂之空談而於心性之學排擊尤甚其解四書亦卽此旨中惟孟子註未成今傳者論語大學中庸耳論語多用古義亦兼取毛奇齡之說如以無所取材從鄭康成作桴材偏其反而從何晏作反經合道之譬則不免故相違迕有意異同大學用古本讀大爲泰及親民之親讀本字皆仍舊說其以格物之物爲周禮司徒之鄉三物則堪自申其學也中庸不取朱子天道人道之說一切歸於實際證以人事在三書之中較爲完密傳註

問則仿朱子或問之例一一辨其去取之所以然詞氣多不和平徒以氣相勝而已

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顥撰顥字中孚盩厔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老不能赴京而罷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西巡

召顥入見時顥以衰老遣子慎言詣

行在陳情以所著二曲集反身錄奏進

上特賜御書操志高潔以獎之是書本題曰二曲先生口

授鄆縣門人王心敬錄二曲者顓之別號水曲曰  
蓋山曲曰屋蓋屋當山水之曲故因其地以稱之  
是此書成於心敬之手顓特口授然核其序文年  
月則是書之成顓猶及見非身後追錄之比實仍  
顓所自定也顓之學本於姚江書中所載如大學  
格物之物爲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卽物有本  
末之物又謂明德與良知無分別念慮微起良知  
卽知善與不善知善卽實行其善知惡卽實去其  
惡不昧所知心方自慊云云其說皆仍本王守仁

又書中所引呂原明渡橋輿人墜水有溺死者原  
明安坐橋上神色如常原明自謂未嘗動心顓稱  
其臨生死而不動世間何物可以動之夫死生不  
變固足徵學者之得力然必如顓說則孔子之微  
服過宋孟子不立巖墻皆爲動心矣且廋焚必先  
問傷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輿夫  
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動此乃原明平時強制其心  
而流爲谿刻之過顓顧稱之爲不動則於告子之  
不動心何異乎是亦主持太過而流於偏駁者矣

辟雍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辟雍講義乃乾隆元年名時兼管國子監時所著大學中庸講義則因其劄記之說而暢之耳

雜說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編乃以禮記中大學中庸註疏及論語孟子註疏與朱子章句集註兩兩相勘決擇是非而左袒朱子者

為多其中考證過疎若謂論語孔註誄禱篇名不知誄乃施於死後者未詳孔註所出今考大祝作六辯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其六曰誄註引論語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賈公彥疏生人有疾亦誄列生時德行而為辭與哀公誄孔子意同是死謚名誄生禱亦名誄之顯證奈何於孔註疑之耶

考定石經大學經傳解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國朝邱嘉穗撰嘉穗字實亭上杭人康熙壬午舉人官歸善縣知縣是編大旨謂大學格致一傳本未

缺佚不過錯簡非惟朱子所補為誤即諸儒所定亦皆未安因參取舊說以物有本末一節子曰聽訟一節詩云邦畿千里一節知止而後有定一節終以此謂知之至也句合為格物致知之傳而詮解以明之其意以豐坊偽石經為真而又未見坊之原本但據鍾惺四書聚考所載又見朱彝尊毛奇齡等素號博洽者皆引據舊文掎擊甚力遂依違瑟縮不敢訟言然其割取詩云邦畿千里十字實用偽石經本也

中庸本旨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謹撰謹號雪鴻崑山人是編前有康熙己丑魏一川序稱其歲易一稿逾三十年今觀其書前列中庸圖十七其分配五行者多涉牽合其解中字謂中即太極即伏羲一畫而縱之其解天字謂上一畫為天下一畫為地人居其中一川序又為補解庸字以為古文作蕭黃古庚字為陽金鼎古鍾字為樂器而附於黃鐘之本亦皆附會其註以天命為源以無聲無臭為歸宿多涉恍惚其中庸

續論又時時評論文法如謂三重章大哉章是兩扇格局不露排偶之類併引而歸之時文矣

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通行本

國朝王澍撰澍有禹貢譜已著錄是書取大學中庸本文及朱子章句原序各爲批點大意欲因文法以闡書理然聖經雖文字之祖而不可以後人篇法句法求之世傳蘇洵評孟子謝枋得評檀弓皆出於明人刊本其源流授受莫得而明大抵皆後人僞撰澍因仍其例實非先儒之舊法又既用朱

子改本發揮文字之妙又列古本一卷其發揮妙處亦如之古本是則改本非改本是則古本非兩相尊奉不亦合之兩傷乎

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自明以來解四書者惟以尋繹語脉爲時文敷衍之具澍是二書獨發揮學問之功其識在坊刻講章上而意取詳明或失之冗遂不免間有出入如大學補傳第五章辨陸王致知之誤極爲分明而傳第七章乃云心中不可存一物則仍

闌入金谿姚江門徑矣呂坤呻吟語謂佛氏論心爭有無儒者論心爭是非如貞女思夫忠臣思君可謂之放心乎其說當矣又何可以不存一物爲正心也亦間有寬廓語如中庸第二章謂君子時中只是敬其意以敬爲無忌憚之反而不知此時中字徹上徹下徹內徹外當由格物窮理明體達用而來非一敬字所能盡又如中庸第二十章謂九經句句有一篇西銘在內其理固然然不可如此說書必充類至盡雖謂句句有一篇太極圖說

在內亦何嘗不可通乎

成均講義

無傳數 江西 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嘉淦撰嘉淦有春秋義已著錄是編乃嘉淦

兼領國子監祭酒時以大學聖經一章爲學者入德之門乃逐節疏解以發明朱子章句之義其講致知格物謂釋氏欲正心而不先誠意陸子靜欲誠其意而不先致知王陽明欲致其知而不先格物惟程朱之書詳言格物獨得孔子之傳今日學者之流弊譏釋氏之不能誠意並其正心而失之



譏子靜之不能致知並其誠意而失之譏陽明之不能格物並其致知而失之名爲守程朱之學並其格物而失之古之所謂物者盈天地之法象道器書其一也古之所謂格物者極事理之廣大精微讀書其一也古之所謂讀書博洽無所不通作文其一也古之所謂作文者體製不可枚舉制藝其一也然則今日士子之所學視古者綱領條目之大全相去何如哉亦頗中學者之流弊也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十四卷

洗馬劉權之家藏本

國朝孫覿龍撰見龍字叶飛號潛村烏程人康熙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是編乃見龍掌教雲南五華書院時所輯故以五華爲名自序謂於四書大全舊本訛者正之偏者刪之明以來諸家制藝評語併爲採入間附以近時李光地楊名時之說見龍有所自見亦附著於後云

四書纂言

無卷數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王士陵撰士陵有易經纂言已著錄是編採摭坊刻四書講章排比成書以先儒之說列前近人

之說列後亦間以已意推闡大抵以示樂四書大

全為藍本

大學偶言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文蘆撰文蘆字風林又字樹聲蕭山人康熙甲午舉人官成都縣知縣是書凡四十六條雖以大學偶言為名前有劉紹攸序亦以大學為說而其書多論理氣心性辨諸家之是非說中庸者為多解大學者僅數條未喻其故也文蘆受業於毛奇齡故此書亦因其師說特文蘆至乾隆甲子尚

存當日久論定之餘知奇齡以負氣詬厲為後人所不滿鑒於前車詞氣較為和平耳其論人無二性與顏元存性編之說同不為無理其論朱子補大學格物傳全為禪學則有意巧詆純乎門戶之見矣

成均課講學庸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紀有成均課講周易已著錄是書其官國子監祭酒時所著也其旨謂大學以慎動為宗故所言多顯中庸以主靜為宗故所言多微究則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學者惟是微大學之顯而闡中庸之幽庶有以得其源流指趣之一矣云云然以學庸分屬微顯且謂中庸以主靜為宗而不言存誠似於理終未周密也

讀孟子劄記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是書以七篇大旨出於大學其言性情即明德言知言養氣即明之之事告齊梁諸君以憂樂同民即恕與絜矩之意其論執中以射之巧稱之權譬之即至善之理其說亦自成理然聖賢

之旨原自貫通正不必如此節節比附又稱本於中庸亦可不必也

論語溫知錄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皆其平日讀論語所筆記官湖北巡撫時乃彙輯之每章統論其大意皆以闡發集註為主

四書參註

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字槐三深澤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邳州知州是書多掇擊註疏以自表尊崇朱子之

意而掊擊鄭元孔穎達尤甚於趙岐何晏孫奭邢  
昺然先有漢儒之訓詁乃能有宋儒之義理相因  
而入故愈密愈深必欲盡掃經師獨標道學未免  
門戶之私譬之天文算數皆今密而古疏亦豈容  
排擊義氏詆譏隸首哉且所採多近時王廷諍崔  
紀傳泰諸人之說在諸人研究四書固各有所得  
然遽躋諸鄭孔諸儒之上恐諸人亦未必自安矣

萊根堂劄記十二卷

檢討蕭芝  
家藏本

國朝夏力恕撰力恕字觀川孝感人康熙辛丑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是編乃乾隆己未至辛酉力恕在  
武昌書院時與諸生講授所作初名曰題解蓋專  
爲制藝言之已授梓矣丙寅以後又取程朱之說  
參校同異勒爲此編至戊辰而脫稿其父以此事  
不止關係時文題解之名不佳乃改題今名見力  
恕自序而題解舊序亦併存於卷端不沒其始也  
原書本十八卷其後六卷別題曰證疑備覽則皆  
考辨四書中名物典故者此本有錄無書而前有  
朱印曰證疑備覽嗣出翻刻必究蓋刊尚未竟云

中庸解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大任撰大任字鈞衡吳江人此書分段詮釋但標節次不錄經文大抵多先儒緒言也

四書錄疑三十九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綽撰綽有周易錄疑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後壬寅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皆每章摘句解之然解章句集註者多解經文者轉少其大旨在於鑽研朱子之說一字一句務發明盡致殆如業春秋者以經命題以胡傳

行文耳據其子湜跋語綽實積數十年之力乃成此書湜亦時有所附記蓋其父子以此為世學也

四書本義滙參四十五卷

贊善韋謙恒家藏本

國朝王步青撰步青字漢階或自書曰罕皆以同音相代也號已山金壇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書凡大學三卷附一卷中庸七卷附一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大旨據章句集註斷諸家之是非而引朱子或問語類文集及元明以來之講章條分縷析為之證佐於語脈字義推闡頗

詳在近時講章之中尙較爲切實考古無四書之名其名實定於朱子朱子註詩註易未必遽凌跨漢唐至詮解四書則實亦無逾朱子故自明以來科舉之學以朱子爲斷然聖賢立訓以垂教非以資後人之辨說爲作語錄計也卽朱子章句集註亦以明聖賢之道非以資後人之揣摩爲取科第計也是書乃以塲屋八比之法計較得失斯已逐影而失形矣其發凡中病汪份刪纂四書大全參取閩若璩顧炎武之說或與朱子相左是未考漢

學宋學各有源流至於贗本或問小註明知其依託朱子而有意模稜始慮一斥其僞卽不能假朱子之名鉗伏衆論故存爲疑案不欲顯言不知其說可取不必以贗本而廢之其書非真亦不必以其說可取併諱其贗本是是非非當以其書爲斷不必定使其書出朱子而後謂之是也是又門戶之見未能盡化矣

鰲峯講義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潘思渠撰思渠有周易箋釋已著錄鰲峯書院

在福州為巡撫所掌此其官福建巡撫時與諸生講大學中庸之語諸生編而刊之者也

論語說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桑調元撰調元字敬甫錢塘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工部主事是書詮解論語凡五百條分上下二卷每卷又分五子卷所言皆闡集註未盡之義如謂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尚非剛之類頗為細密然是書為其門人所錄尊崇師說一字不遺或併其偶批數字亦悉載之如不有祝鮀之佞章

但註自古如此可傷可嘆八字別無一言是豈詬經之法著書之體耶再刪汰之則善矣

四書約旨十九卷

禮部尚書德保家藏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編乃平日與門人講貫隨筆劄記之文其中如論管叔以殷畔謂管叔監殷在武王時有功引汲冢書為據之類亦間有所考證然大旨為科舉作也

翼藝典畧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蕭正發撰正發字次方廬陵人是書首至聖紀

一卷諸賢紀一卷二帝三王紀一卷春秋紀三卷  
 戰國紀一卷龐紀三卷皆詮釋四書典故曰翼藝  
 者據卷首劉吳龍序謂以羽翼制藝也其著書之  
 意可知矣

讀大學中庸日錄二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康呂賜撰呂賜字復齋別號一峯又自稱南阿  
 山人武功人是書讀大學日錄一卷讀中庸日錄  
 一卷其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  
 到自是切實精詳又云中庸揭出慎獨卽孔子修

己以敬血脉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錄大旨已盡  
 於此書首載自作墓誌一篇述其講學宗旨最詳  
 亦自稱為姚江之支派云

江漢書院講義十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功述其父心敬之論也心敬有豐川易說已  
 著錄此其在湖北江漢書院時與諸生講論四書  
 之說功錄而存之故每條稱家君曰以附刻文集  
 之中故標目為豐川全集而以存省稿為子目云

四書說註卮詞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胡在角撰在角永年人乾隆丙辰進士官湖北  
 松滋縣知縣是編雖以說註為名然頗因以講學  
 尚不似鄉塾講章全為時文而作然亦未全脫坊  
 刻之窠曰蓋其用力之始從講章入也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

御史戈岱  
家藏本

國朝劉琴撰琴字松雪任邱人乾隆丙辰舉人官順  
 義縣教諭是編皆先標章次而後循文以衍其意  
 每節之末又雜引舊說以析之以成於官順義時  
 因以為名前有同邑邊連寶序稱其自雍正丁未

至乾隆壬午三十年而後脫藁臨沒猶斟酌改竄  
 又稱其一以紫陽為主不敢稍背云

四書就正錄十九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陳鉉撰鉉字宏猷嘉定人是書雜採坊本講章  
 而敷衍之多沿陸隴其汪份兩家重訂四書大全  
 之說

四書晰疑

無卷數 江蘇  
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鉉撰是書成於乾隆辛酉前有例言謂四書  
 疑義雖多其間或有一說之確當於經義者槩不

敢贅特輯朱注以來諸說之所未備而或未定者  
故論孟皆少而學庸多云云今核其見解仍不出  
所著就正錄也

虹舟講義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祖惠撰祖惠本姓沈字岷望嘉興人乾隆壬  
申進士官高安縣知縣是編大抵涵泳章句集註  
之文一字一句推求語意其體會頗費苦心在時  
文家亦可云操觚之指南矣

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范凝鼎撰凝鼎字庸齋自號磨鏡居士洪洞人  
選拔貢生是編成於乾隆癸酉四書次第用朱子  
原本皆先明句讀次詮文義先列集註次錄或問  
語類其餘諸儒議論與朱註相發明者乃採錄之  
稍有同異則斥不載焉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戴鉉撰鉉字景亭長洲人以四書大全諸說紛  
錯無所適從因以己意點次之每章列總旨於前  
每節列本義及附解於下總旨附解皆本大全所

錄諸儒之語附益以元明以來諸說本義則順文  
詮釋畧如直講之體蓋亦科舉之學也

四書窮抄十六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國瑚撰國瑚字夏器號珍吾臨縣人是書卷  
首郭九有序稱爲四書主意而標題又稱爲四書  
窮抄六補定本疑其書非一稿故命名亦隨時而  
異歟其解頗與朱子立異然僅鑽研於字句之間  
無以相勝也

古本大學解二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醇驥撰醇驥字千里號廓菴廣濟人是書遵  
用古本大學不分經傳首大學考次戴記中古本  
又次爲大學解力辨二程子朱子及董槐王柏諸  
人改本之非夫竄易古經以就已意其事原不可  
訓然姚江之徒所以必復古本者實欲引託始知  
本不言格物之義以陰助良知非盡爲尊經也

雜說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相其紙墨圈點不過數  
十年中物殆近人作也其書凡讀論語註疏一卷

讀大學註疏一卷讀中庸注疏一卷讀孟子註疏  
 五卷皆標舉舊文辨其得失大抵以意斷制之其  
 讀大學註疏以今本糾古本頗為柄鑿今本以格  
 物為先自有今本之義古本以誠意為始亦自有  
 古本之義既不從今本則竟置註疏不用可矣必  
 強合之則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

右四書類一百一部一千三百九十六卷 內十四部  
無卷數

皆附存目

案古書存佚大抵有數可稽惟坊刻四書講

章則旋生旋滅有若浮漚旋滅旋生又幾如  
 掃葉雖隸首不能算其數蓋講章之作沽名  
 者十不及一射利者十恒逾九一變其面貌  
 則必一獲其贏餘一改其姓名則必一趨其  
 新異故事同幻化百出不窮取其書而觀之  
 實不過陳因舊本增損數條即別標一書目  
 別題一撰人而已如斯之類其存不足取其  
 亡不足惜其剽竊重複不足考辨其庸陋鄙  
 俚亦不足糾彈今但據所見姑存其目所未

見者置之不問可矣



程